

朱自清創作選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朱自清創作選

一 散文

瑞士

瑞士有「歐洲的公園」之稱。起初以為有些好風景而已；到了那裏，才知無處不是好風景，而且除了好風景似乎就沒有什麼別的。這大半由於天然，小半也是人工。瑞士人似乎是靠游客活的，只看很小的地方也有若干若干的旅館就知道。他們拚命地築鐵道通輪船，讓愛逛山的愛游湖的都有落兒；而且車船兩便，票在手裏，愛怎麼走怎麼走。瑞士是山國，鐵道依山而築，隧道極少；所以老是高高低低，有時像差得很遠的。還有一種爬山鐵道，這兒特別多。狹狹的雙軌之間，另加一條特別軌：有時是一個個方格兒，有時是一個個鉤子；車底下帶一種齒輪似的東西，一步步咬着這些方格兒，這些鉤子，慢慢地爬上爬下。這種鐵道不用說工程大極了；有些簡直是筆陡筆陡的。

遊山的味道實在比游湖好。瑞士的湖水一例是淡藍的，真正平得像鏡子一樣。太陽照着的時候，那水在微風裏搖晃着，宛然是西方小姑娘的眼。若遇着陰天或者下小雨，湖上迷迷濛濛的，水天混在一塊兒，人如在睡裏夢裏。也有風大的時候；那時水上便皺起粼粼的細紋，有點像顰眉的西子。可是這些變幻的光景在岸上或山上才能整個兒看見，在湖裏倒不能領略許多。況且輪船走得究竟慢些，常覺得看來看去還是湖，不免也膩味。遊山就不同，一會兒看見湖，一會兒不看見；本來湖在左邊，不知怎麼一轉彎，忽然挪到右邊了。湖上固然可以看山，山上還可看山，阿爾卑斯有的是重巒疊嶂，怎麼看也不會窮。山上不但可以看山，還可以看谷；稀稀疏疏錯錯落落的房舍，彷彿有雞鳴犬吠的聲音，在山肚裏，在山脚下。看風景能夠流連低徊固然高雅，但目不暇接地過去，新境界層出不窮，也未嘗不淋漓痛快；坐火車遊山便是這個辦法。

盧參 (Luzerne) 在瑞士中部，盧參湖的西化角上。出了車站，一眼就看見那汪汪

的湖水和屏風般的青山，真有一般爽氣撲到人的臉上。與湖連着的是勞思河，穿過盧參的中間。河上低低的一座古水塔，從前當作燈塔用；這兒稱燈塔爲「盧采那」，有人猜「盧參」這名字就是由此而出。這座塔低得有意思；依傍着一^三又曲了又曲的舊木橋，倒配了對兒。這架橋帶頂，像廊子；分兩截，近塔的一截低而窄，那一^三截卻突然高闊起來，彷彿彼此不相干，可是看來還只有一架橋。不遠兒另是一架木橋，叫龕橋，因上有神龕得名，曲曲的，也古。許多對柱子支着橋頂，頂底下每一根橫樑上兩面各釘着一大幅三角形的木板畫，總名「死神的跳舞」。每一幅配搭的人物和死神跳舞的姿態都不相同，意在表現社會上各種人的死法。畫筆大約並不算頂好，但這樣上百幅的死的圖畫，看了也就夠勁兒。過了河往裏去，可以看見城牆的遺跡。牆依山而築，蜿蜒如蛇；現在卻只見一段一段的嵌在住屋之間。但九座望樓還好好的，和水塔一樣都是多角錐形；多年的風吹日曬雨淋，顏色是黯淡得很了。

冰河公園也在山上。古代有一個時期北半球全埋在冰雪裏，瑞士自然在內。阿爾卑斯山上積雪老是不化，越堆越多。在底下的漸漸地結成冰，最底下的一層漸漸地滑



下來，順着山勢，往谷裏流去。這就是冰河。冰河移動的時候，遇着夏季，便大量地溶化。這樣溶化下來的一股大水，力量無窮；石頭上一個小縫兒，在一個夏天裏，可以讓沖成深深的大潭。這個叫磨穴。有時大石塊被帶進潭裏去，出不來，便只在那兒跟着水轉。初起有稜角，將潭壁上磨了許多道兒；日子多了，稜角慢慢光了，就成了一个大圓球，還是轉着。這個叫磨石。冰河公園便以這類遺跡得名。大大小小的石潭，大大小小的石球，現在是安靜了；但那粗糙的樣子還能教你想見多少萬年前大自然的氣力。可是奇怪，這些不言不語的頑石，居然背着多少萬年的歷史，比我們人類還老得多多；要沒人卓古證今地說，誰相信。這樣講，古詩人慨嘆「磊磊澗中石」，似乎也很有些道理在裏頭了。這些遺跡本來一半埋在亂石堆裏，一半埋在草地裏，直到一八七二年秋天才偶然間被發現。還發現了兩種化石：一種上是些蚌殼，足見阿爾卑斯腳下這一塊土原來是滔滔的大海。另一種上是片棕葉，又足見此地本有熱帶的大森林。這兩期都在冰河期前，日子雖然更杳茫，光景卻還能在眼前描畫得出，但我們人類與那種大自然一比，卻未免太微細了。

立磯山 (Lijishan) 在盧參之西，乘輪船去大約要一點鐘。去時是個陰天，雨意很濃。四圍陡峭的青山的影子冷冷地沈在水裏。湖面兒光光的，像大理石一像。上岸的地方叫威茲老，山脚下一座小小的村落，疎疎散散遮遮掩掩的人家，靜透了。上山坐火車，只一輛，走得可真慢，雖不像蝸牛，卻像牛之至。一邊是山，太近了，不好看。一邊是湖，是湖上的山；從上面往下看，山像一片一片兒插着，湖也像只有一薄片兒。有時窗外一座大崖石來了，便什麼都不見；有時一片樹木來了，只好從枝葉的縫兒裏張一下。山上和山下一樣，靜透了，常常聽到牛鈴兒叮兒噹的。牛帶着鈴兒，爲的是跑到那兒都好找。這些牛真有些「不知漢魏」，有一回居然擋住了火車；開車的還有山上的人幫着，吆喝了半天，才將它們闕走。但是誰也沒有着急，只微微一笑就算了。山高五千九百零五英尺，頂上一塊不大的平場。據說在那兒可以看見周圍九百里的湖山，至少可以看見九個湖和無數的山峯。可是我們的運氣壞，上山後雲便越濃起來；到了山頂，什麼都裹在雲裏，幾乎連我們自己也在內。在不分遠近的白茫茫裏悶坐了一點鐘，下山的車才來了。

交湖 (Interlaken) 在盧參的東南。從盧參去，要坐六點鐘的火車。車子走過勃呂尼山峽。這條山峽在瑞士是最低的，可是最有名。沿路的風景實在太奇了。車子老是挨着一邊兒山脚下走，路很窄。那邊兒起初也只是山，青青青青的。越望上走，那些山越高了，也越遠了，中間豁然開朗，一片一片的谷，是從來沒看見過的山水畫。車窗裏直望下去，卻往往只見一叢叢的樹頂，到處是深的綠，在風裏微微波動着。路似乎頗彎曲的樣子，一座大山峯老是看不完；瀑布左一條右一條的，多少讓山頂上的雲掩護着，清淡到像一些聲音都沒有，不知轉了多少轉，到勃呂尼了。這兒高三千二百九十六英尺，差不多到了這條峽的頂。從此下山，不遠便是勃利安湖的東岸，北岸就是交湖了。車沿着湖走。太陽出來了，隔岸的高山青得出烟，湖水在我們脚下百多尺，閃閃的像瑛瑯一樣。

交湖高一千八百六十六英尺，勃利安湖與森湖交會於此。地方小極了，只有一條大街：四圍讓阿爾卑斯的羣峯嚴嚴地圍着。其中少婦峯最爲秀拔，積雪皚皚，高出雲

外。街北有兩條小徑。一條沿河，一條在山脚下，都以幽靜勝。小徑的一端，依着座小山的形勢參差地安排着些別墅般的屋子。街南一塊平原，只有稀稀的幾個人家，顯得空曠得不得了。早晨從旅館的窗子看，一片清新的朝氣冉冉地由遠而近，彷彿在古時的村落裏。街上滿是旅館和鋪子；鋪子不外賣些紀念品，咖啡，酒飯等等都是爲遊客預備的；還有旅行社，更是的。這個地方簡直是遊客的地方，不像屬於瑞士人。紀念品以刻木爲最多，大概是些小玩意兒；是一種塗紫色的木頭，雖然刻得粗略，卻有氣力。在一家鋪子門前看見一個美國人在說，「你們這些東西都沒有用處；我不歡喜玩意兒。」買點紀念品而還要考較用處。此君真美國得可以了。

從交湖可以乘車上少婦峯，路上要換兩次車。在老台勃魯能換爬山電車，就是下面帶齒輪的。這兒到萬根，景至最好看。車子慢慢爬上去，窗外展開一片高山與平陸，寬曠到一眼望不盡。坐在車中，不知道車子如何爬法；卻看那邊山上也有一條陡峻的軌道，也有車子在上面爬着，好像一隻甲蟲。到萬格那爾勃可見冰川，在太陽裏亮晶晶的。到小夏代格再換車，軌道中間裝上一排鐵鉤子，與車底下的齒輪好咬得更

緊些。這條路直過到少婦峯前頭，差不多整個兒是隧道；因為山上滿積着雪，不得不打山肚裏穿過去。這條路是歐洲最高的鐵路，費了十四年工夫才造好，要算近代頂偉大的工程了。

在隧道裏走沒有多少意思，可是哀格望車站值得看。那前面的看廊是從山岩裏硬鑿出來的。三個又高又大又粗的拱門般的窗洞，教你覺得自己藐小。望出去很遠；五千九百零四英尺下的格林德瓦德也可見。少婦峯站的看廊卻不及這裏；一眼盡是雪山，雪水從簷上滴下來，別的什麼都沒有。雖在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二英尺的高處，而不能放開眼界，未免令人有些悵悵。但是站裏有一架電梯，可以到山頂上去。這是小小一片高原，在明西峯與少婦峯之間，三百二十英尺長，厚厚地堆着白雪。雪上雖只是淡淡的日光，乍看竟耀得人睜不開眼。這兒可望得遠了。一層層的峯巒起伏着，有戴雪的，有不戴的；總之越遠越淡下去。山縫裏躲躲閃閃一些玩具般的屋子，據說便是交湖了。原上一頭插着瑞士白十字國旗，在風裏颯颯地響，頗有些氣勢。山上不時地雪崩，沙沙沙流下來像水一般，遠看很好玩兒。脚下的雪滑極，不走慣的人寸

步都得留神才行。少婦峯的頂還在二千三百二十五英尺之上，得憑着自己的手脚爬上去。

下山還在小夏代格換車，卻打這兒另走一股道，過格林德瓦德直到交湖，路似乎平多了。車子繞明西峯走了好些時候。明西峯比少婦峯低些，可是大。少婦峯秀美得好，明西峯雄奇得好。車字緊挨着山脚轉，陡陡的山勢似乎要向窗子裏直壓下來，像傳說中的巨人。這一路有幾條瀑布；瀑布下的溪流快極了翻着白沫，老像沸着的鍋子。早九點多在交湖上車，回去是五點多。

司皮也茲 (Spiez) 是玲瓏可愛的一個小地方；臨着森湖，如浮在湖上。路依山而建，共有四五層，台階似的。街上常看不見人。在旅館樓上待着，遠處偶然有人過去，說話聲音聽得清清楚楚的。傍晚從露臺上望湖，山腳下的暮靄混在一抹輕藍裏，加上幾星兒剛放的燈光，真有味。孟特羅 (Montreux) 的果子可可糖也真有味。日內瓦像上海，只湖中大噴水，高二百餘英尺，還有盧梭島及他出生的老屋，現在已開了

古董鋪的，可以看看。

萊因河

萊因河 (The Rhine) 發源於瑞士阿爾卑斯山中，穿過德國東部，流入北海，長約一千五百里。分上中下三部分。從馬恩斯 (Mayence, Mainz) 到哥龍 (Cologne) 算是「中萊因」游萊因河的都走這一段兒。天然風景並不異乎尋常地好；古蹟可異乎尋常地多。尤其是馬恩斯與考勃倫茲 (Coblenz) 之間，兩岸山上佈滿了舊時的堡壘，高下下的，錯錯落落的，斑斑駁駁的：有些已經殘破，有些還完好無恙。這中間住過英雄，住過盜賊，或據險自豪，或縱橫馳驟，也會熱鬧過一番。現在卻無精打彩，任憑日晒風吹，一聲兒不響。坐在輪船上兩邊看，那些古色古香各種各樣的堡壘歷歷的從眼前過去；彷彿自己已經跳出了這個時代而在那些堡壘裏過着無拘無束的日子。游這一段兒，火車卻不如輪船：朝日不如殘陽，晴天不如陰天，陰天不如月夜——月夜，再加上幾點兒螢火，一閃一閃的在尋覓荒草裏的幽靈似的。最好還得爬上山去，

在堡壘內外徘徊徘徊。

這一帶不但史蹟多，傳說也多。最淒豔的自然是在膾炙人口的聲聞巖頭的仙女了。聲聞巖在河東岸，高四百三十英尺，一大片暗淡的懸巖，嶙嶙峋峋的；河到巖南，向東拐個小灣，這裏有頂大的回聲，巖因此得名。相傳往日巖頭有個仙女美極，終日歌唱不絕。一個船夫傍晚行船，走過巖下。聽見她的歌聲，仰頭一看，不覺忘其所以，連船帶人都撞碎在巖上。後來又死了一位伯爵的兒子。這可闖下大禍來了。伯爵派兵遣將，給兒子報仇。他們打算捉住她，鎖起來，從巖頂直摔下河裏去。但是她不願死在他們手裏，她呼喚萊因母親來接她；河裏果然白浪翻騰，她便跳到浪裏。從此聲聞巖下聽不見歌聲，看不見倩影，只賸晚霞在巖頭明滅。德國大詩人海涅有詩詠此事；此事傳播之廣，這篇詩也有關係的。友人淦克超先生曾譯第一章云：

傳聲舊低徊，我心何悒悒。

兩峯隱夕陽，萊因流不息。

峯際一美人，燦然金髮明，

清歌時一曲，餘音響入雲。

凝聽復凝望，舟子忘所向，

怪石耿中流，人與舟俱喪。

這座巖現在是已穿了隧道通火車了。

哥龍在萊因河西岸，是萊因區最大的城，在全德國數第三。從甲板上看教堂的鐘樓與尖塔這兒那兒都是的。雖然多麼繁華一座商業城，卻不大有俗塵撲到臉上。英國詩人柯勒列治說，

人知萊因河，

洗淨哥龍市；

水仙你告我，

今有何神力，

洗淨萊因水？

那些樓與塔鎖壓着塵土，不讓飛揚起來，與萊因河的洗刷是異曲同工的。哥龍的大教堂是哥龍的榮耀；單憑這個，哥龍便不死了。這是戈昔式，是世界上最宏大的戈昔式教堂之一。建築在一二四八年，到一八八零年才全部落成。歐洲教堂往往如此，大約總是錢不夠之故。教堂門牆偉麗，尖拱和直稜，特意繁密，又彫了些小花，小動

物，和聖經人物，零星點綴着；近前細看，其精工真令人驚嘆。門牆上兩尖塔，高五百十五英尺，直入雲霄。戈昔式要的是高而靈巧，讓靈魂容易上通於天。這也是月光裏看好。淡藍的天乾乾淨淨的，只有兩條尖尖的影子映在上面；像是人天僅有的通路，又像是人類祈禱的一雙胳膊。森嚴肅穆，不說一字，抵得千言萬語。教堂裏非常寬大，頂高一百六十英尺。大石柱一行行的，高的一百四十八英尺，低的也六十英尺，都可合抱；在裏面走，就像在大森林裏，和世界隔絕。尖塔可以上去，玲瓏剔透，有凌雲之勢。塔下通迴廊。廊中向下看教堂裏，覺得別人小得可憐，自己高得可怪，真是顛倒夢想。

巴黎

據朱紹華先生萊因紀游，看行雲流水。

塞納河穿過巴黎城中，像一道圓弧。河南稱爲左岸，著名的拉丁區就在這裏。河北稱爲右岸，地方有左岸兩個大，巴黎的繁華全在這一帶；說巴黎是「花都」，這一

溜兒才真是的。右岸不是窮學生苦學生所能常去的，所以有一位中國朋友說他是左岸的人，抱「不過河」主義；區區一衣帶水，卻分開了兩般人。但論到藝術，兩岸可是各有勝場；我們不妨說整個兒巴黎是一座藝術城。從前人說「六朝」賣菜傭都是烟水氣，巴黎人誰身上大概都長着一兩根雅骨吧。你瞧公園裏，大街上，有的是噴水，有的是雕像，博物院處處是，展覽會常常開；他們幾乎像呼吸空氣一樣呼吸着藝術氣，自然而然就雅起來了。

右岸的中心是剛果方場。這方場很寬闊，四通八達，周圍都是名勝。中間巍巍地矗立着埃及拉米塞司第二的紀功碑。碑是方錐形，高七十六英尺，上面刻着象形文字。一八三六年移到這裏，轉眼就是一百年了。左右各有一座銅噴水，大得很。水池邊環列着些銅雕像，代表着法國各大城。其中有一座代表司太司堡。自然一八七零年那地方割歸德國以後，法國人每年七月十四國慶日總在像上放些花圈和大草葉，終年地擱着讓人驚醒。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和約告成，司太司堡重歸法國，這才停止。紀功碑與噴水每星期六晚用弧光燈照耀。那碑像從幽暗中穎脫而出；那水像山上崩騰

下來的雪。這場子原是法國革命時候斷頭臺的舊址。在「恐怖時代」，路易十六與王后。還有各黨各派的人輪班在這兒低頭受戮。但現在一點痕跡也沒有了。

場東是磚廠花園。也有一個噴水池；白石雕像成行，與一叢叢綠樹掩映着。在這裏徘徊，可以一直徘徊下去，四圍那些紛紛的車馬，簡直若有若無。花園是所謂法國式，將花草分成一畦畦的，各各排成精巧的花紋，互相對稱着。又整潔，又玲瓏，教人看着賞心悅目；可是沒有野情，也沒有蓬勃之氣，像北平的叭兒狗。這裏春天游人最多，擠擠挨挨的。有時有音樂會，在綠樹陰中。樂韻悠揚，隨風飄到場中每一個人的耳朵裏。再東是加羅塞方場，只隔着一道不寬的馬路。路易十四時代，這是一個校場。場中有一座小凱旋門，是拿破侖造來紀勝的，仿羅馬某一座門的式樣。拿破侖叫將從威尼斯聖馬克堂搶來的駟馬銅像安在門頂上。但到了一八一四年，那銅像終於回了老家。法國只好換上一個新的，光彩自然差得多。

剛果方場西是大名鼎鼎的仙街，直達凱旋門。有四里半長。凱旋門地勢高，從剛果方場望過去像沒多遠似的，一走可就知道。街的東半截兒，兩旁簡直是園子，春天

綠葉子密密地遮着；西半截兒才真是街。街道非常寬敞。夾道兩行樹，筆直筆直地向凱旋門奔湊上去。凱旋門巍峨爽朗地盤踞在街盡頭，好像在半天上。歐洲名都街道的形勢，怕再沒有趕上這兒的；稱爲「仙街」，不算說大話。街上有戲院，舞場，飯店，夠遊客們玩兒樂的。凱旋門一八零六年開工，也是拿破侖造來紀功的。但他並沒有看它的完成。門高一百六十英尺，寬一百六十四英尺，進身七十二英尺，是世界凱旋門中最大的。門上雕刻着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間法國戰事片段的景子，都出於名手。其中羅特（Burgundian Rude, 十九世紀）的「出師」一景，慷慨激昂，至今還可以作我們的氣。這座門更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在拿破侖週忌那一天，從仙街向上看，團團的落日恰好扣在門圈兒裏。門圈兒底下是一個無名兵士的墓；他埋在這裏，代表大戰中死難的一百五十萬法國兵。墓是平的，地上嵌着文字；中央有個紀念火，燄子粗粗的，紅紅的，在風裏搖晃着。這個火每天由參戰軍人團團員來點。門頂可以上去，乘電梯或爬石梯都成；石梯是二百七十三級。上面看，周圍不下十二條林蔭路，都輻輳到門下，宛然一個大車輪子。

剛果方場東北有四道大街銜接着，是巴黎最繁華的地方。大鋪子差不多都在這一帶，珠寶市也在這兒。各店家陳列窗裏五花八門，五光十色，珍奇精巧，兼而用之；管保你走一天兩天看不完，也看不倦。步道上人挨挨湊湊，常要躲閃着過去。電燈一亮，更不容易走。街上「咖啡」東一處西一處的沿街安着座兒，有點兒像北平中山公園裏的茶座兒。客人慢慢地喝着咖啡或別的，慢慢地抽煙，看來往的人。「咖啡」本是法國的玩意兒；巴黎差不多每道街都有，怕是比那兒都多。巴黎人喝咖啡幾乎成了癖，就像我國南方人愛上茶館。「咖啡」裏往往備有紙筆，許多人都在那兒寫信；還有人讓「咖啡」收信，簡直當做自己的家。文人畫家更愛坐「咖啡」；他們愛的是無拘無束，容易會朋友，高談闊論。愛寫信固然可以寫信，愛做詩也可以做詩。大詩人魏爾倫 (Verlaine) 的詩，據說少有不在「咖啡」裏寫的。坐「咖啡」也有派別。一來「咖啡」是熟的好，二來人是熟的好。久而久之，某派人坐某「咖啡」便成了自然之勢。這所謂派，當然指文人藝術家而言。一個人獨自去坐「咖啡」，偶爾一回，也許不是沒有意思，常去卻未免寂寞得慌；這也與我國南方人上茶館一樣。若是外國人

而又不懂話，那就更可不必去。巴黎最大的「咖啡」有三個，卻都在左岸。這三座「咖啡」名字裏都含着「圓圓的」意思，都是文人藝術家薈萃的地方。裏面裝飾滿是新派。其中一家，電燈壁畫滿是立體派，據說這些畫全出於名家之手。另一家據說時常陳列着當代畫家的作品，待善價而沽之。坐「咖啡」之外還有站「咖啡」，卻有點像我國南方的喝櫃臺酒。這種「咖啡」大概小些。櫃臺長長的，客人圍着要喫的喝的。喫喝都便宜些，爲的是不用多伺候你，你喫喝也比較不舒服些。站「咖啡」的人臉向裏，沒有甚麼看的，大概喫喝完了就走。但也有人用胳膊肘兒斜靠在櫃臺上，半邊身子偏向外，寫意地眺望，談天兒。巴黎人喫早點，多半在「咖啡」裏。普通是一杯咖啡，兩三個月芽餅就夠了，不像英國人喫得那麼多。月芽餅是一種麵包，月芽形，酥而軟，趁熱喫最香；法國人本會烘麵包，這一種不但好喫，而且好看。

盧森堡花園也在左岸，因盧森堡宮而得名。宮建於十七世紀初年，曾用作監獄，現在是上議院。花園甚大。裏面有兩座大噴水，背對背緊挨着。其一是梅迭契噴水，

雕刻的是亞西司 (Acis) 與加拉台亞 (Galatea) 的故事。巨人波力非摩司 (Polyphemus)

mos) 愛加拉台亞。他曉得她喜歡亞西司，便向他頭上扔下一塊大石頭，將他打死。加拉台亞無法使亞西司復活，只將他變成一道河水。適個故事用在一座噴水上，倒有些遠意。園中綠樹成行，濃陰滿地，白石雕像極多，也有銅的。巴黎的雕像真如家常便飯。花園南頭，自成一局，是一條蔭道。最南頭，天文臺前面又是一座噴水，中央四個力士高高地扛着四限儀，下邊環繞着四對奔馬，氣象雄偉得很。這是卡波 (Carré-Peaus, 十九世紀) 所作。卡波與羅特同爲寫實派，所作以形錢柔美著。

沿着塞納河南的河牆，一帶舊書攤兒，六七里長，也是左岸特有的風光。有點像北平東安市場裏舊書攤兒。可是背景太好了。河水終日悠悠地流着，兩頭一眼望不盡；左邊盧佛宮，右邊聖母堂，古香古色的。書攤兒黯黯的，低低的，窄窄的一溜；一小格兒一小格兒，或連或斷，可沒有東安市場裏的大。攤上放着些破書；旁邊小凳子上坐着掌櫃的。到時候對攤兒蓋上，鎖上小鐵鎖就走。這些情形也活像東安市場。

鐵塔在巴黎西頭，塞納河東岸，高約一千英尺，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塔。工程艱難

浩大，建築師名愛非爾（Eiffel），也稱爲愛非爾塔。全塔用鐵骨造成，如網狀，空處多於實處，輕便靈巧，亭亭直上，頗有戈昔式的餘風。塔基佔地十七畝，分三層。頭層離地一百八十六英尺，二層三百七十七英尺，三層九百二十四英尺，連頂九百八十四英尺。頭二層有「咖啡」，酒館及小攤兒等。電梯步梯都有，電梯分上下兩廂，一廂載直上直下的客人，一廂載在頭層停留的客人。最上層卻非用電梯不可。那梯口常常擁擠不堪。壁上貼着「小心扒手」的標語，收票人等嘴裏還不住地唱道，「小心呀！」這一段兒走得可慢極，大約也是「小心」吧。最上層只有賣紀念品的攤兒和一些問心機。這種問心機歐洲各遊戲場中常見；是些小鐵箱，一箱管一事。放一個錢進去，便可得到回答；回答若干條是印好的，指針所停止的地方就是專答你。也是用電話回答的。譬如你要問流年，便向流年箱內投進錢去。這實在是一種開心的玩意兒。這層還專設一信箱；寄的信上蓋鐵塔形郵戳，好讓親友們留作紀念。塔上最宜遠望，全巴黎都在眼下。但盡是密密匝匝的房子，只覺應接不暇而無蒼茫之感。塔上滿綴着電燈，晚上便是種種廣告；在暗夜裏這種明妝倒值得一番領略。隔河是特羅卡代羅

(Trocadero)大廈，有道橋筆直地通着。這所大廈是爲一八七八年的博覽會造的。中央圓形。圓窗圓頂，兩支高高的尖塔分列頂側；左右翼是新月形的長房。下面許多級台階，階下一個大噴水池，也是圓的。大廈前的公園，鐵塔下也是的；一片空闊，一片綠。所以大廈遠看近看都顯出雄巍巍的。大廈的正廳可容五千人。它的大在橫裏；鐵塔的大在直裏。一橫一直，怪好稱得住。

歌劇院在右岸的鬧市中。門牆是威尼斯式，已經烏暗暗的，走近前細看，才見出上面精美的雕飾。下層一排七座門，門間都安着些小雕像。其中羅特的「舞羣」，最有血有肉，有情有力。羅特是寫實派作家，所以如此。但因爲太生動了，當時有些人還見不慣；一八六九年這些還像揭幕的時候，一個宗教狂的人，趁夜裏悄悄地向這羣像上倒了一瓶墨水。這件事傳開了，然而羅特卻因此成了一派。院裏的樓梯以宏麗著名。全用大理石，又白，又滑，又寬；欄杆是低低兒的。加上羅馬式圓拱門，一對對愛翁匿克式石柱，雕像上的電燈燭，真是堆花簇錦一般。那一片電燈光像海，又像月，照着你緩緩走上梯去。幕間休息的時候，大家都離開座兒各處走。這兒休息的時

間特別長，法國人樂意趁這閒工夫在劇院裏散散步，談談話，來一點喫的喝的。休息室裏散步的人最多。這是一間頂長頂高的大廳，華麗的燈光淡淡地布滿了一屋子。一邊是成排的落地長窗，一邊是幾座高大的門；牆上略略有些裝飾，地下鋪着毯子。屋裏空落落的，客人穿梭般來往。太太小姐們大多穿着各色各樣的晚服，露着脖子和膀子。「衣香鬢影」這裏才真夠味兒。歌劇院是國家的，只演古典的歌劇，間或也演較舞 (Ballet)，總是堂皇富麗的玩藝兒。

國葬院在左岸。原是巴黎護城神聖也奈韋夫 (St. Genevieve) 的教堂；大革命後，一般思想崇拜神聖不如崇拜偉人了，於是改爲這個：後來又改回去兩次，一八五五年才算定了。伏爾泰，盧梭，雨果，左拉，都葬在這裏。院中很爲寬宏，高大的圓拱門，架着些圓頂，都是羅馬式。頂上都有裝飾的圖案和畫。中央的穹隆頂高二百七十二英尺，可以上去。院中壁上畫着法國與巴黎的歷史故事，名筆頗多。沙畹 (Puyisnde Chavannes, 十九世紀) 的便不少。其中「聖也奈韋夫俯視着巴黎城」一幅，正是月圓人靜的深夜，聖還獨對着油盞火；她似乎有些倦了，慢慢踱出來，憑欄遠望，

全巴黎城在她保護之下安睡了；瞧她那慈祥和藹一往情深的樣子。聖也奈韋夫於五世紀初年，生在離巴黎二十四里的囊台兒村（Nanterro）裏。幼時聽聖也曼講道，深爲感悟。聖也曼也說她根器好，着實勉勵了一番。後來她到巴黎，盡力於救海事業。五世紀中葉，匈奴將來侵巴黎，全城震驚。她力勸人民鎮靜，依賴神明，頗能教人相信。匈奴到底也沒來成。以後巴黎真經兵亂，她於救濟事業加倍努力。她活了九十年。晚年倡議在巴黎給聖彼得與聖保羅修一座教堂。動工的第二年，她就死了。等教堂落成，卻發見她已葬在裏頭；此外還有許多奇異的傳說。因此這座教堂只好作爲奉祀她的了。這座教堂便是現在的國葬院。院的門牆是希臘式，三角楣下，一排哥林斯式的石柱。院旁有聖愛的昂堂，不大。現在是聖也奈韋夫埋灰之所。祭壇前的石刻花屏極華美，是十六世紀的東西。

左岸還有傷兵養老院。其中兵甲館，收藏廢棄的武器及戰利品。有一間滿懸着三色旗，屋頂上正懸着，兩壁上斜插着，一面挨一面的。屋子很長，一進去但覺千層百層鮮明的彩色，靜靜地交映着。院有穹隆頂，高三百四十英尺，直徑八十六英尺，造

於十七世紀中，優美莊嚴，勝於國葬院的。頂下原是一個教堂，拿破侖墓就在這裏。堂外有寬大的台階兒，有多力克式與哥林斯式石柱。進門最叫你舒服的是那屋裏的光。那是從染色玻璃窗射下來的淡淡的金光，軟得像一股水。堂中央一個窖，圓的，深二十英尺，直徑三十六英尺，花崗石柩居中，十二座雕像環繞着，代表拿破侖重要的戰功；像間分六列插着五十四面旗子。是他的戰利品。堂正面是祭壇；周圍許多龕堂，埋着王公貴人。一律圓拱門；地上嵌花紋，窖中也這樣。拿破侖死在聖海倫島，遺囑願望將骨灰安頓在塞納河旁，他所深愛的法國人民中間。待他死後十九年，一八四零，這願望才達到了。

塞納河裏有兩個小洲，小到不容易覺出。西頭的叫城洲，洲上兩所教堂是巴黎的名跡。洲東的聖母堂更爲煊赫。堂成於十二世紀，中間經過許多變遷，到十九世紀中葉重修，才有現在的樣子。這是「裝飾的戈昔式」建築的最好的代表。正面朝西，分三層。下層三座尖拱門。這種門很深，門圈兒是一稜套着一稜的，越望裏越小；稜間

與門上雕着許多大像小像，都是聖經中的人物。中層是窗子，兩邊的尖拱形，分雕着亞富夏娃像；中央的渾圓形，雕着「聖處女」像。上層是欄干。最上兩座鐘樓，各高二百二十七英尺；兩樓間露出後面尖塔的尖兒，一個伶俐瘦勁的身影。這座塔是勒丟克（Vielletle Duc, 十九世紀）所造，比鐘樓還高五十八英尺。但從正面看，像一般高似的，這正是建築師的妙用。朝南還有一個旁門，雕飾也繁密得很。從背後看，左右兩排支牆（Butress）像一對對的翅膀，作飛起的勢子。支牆上雖也有些裝飾，卻不爲裝飾而有。原來戈昔式的房子高，窗子大，牆的力量支不住那些石頭的拱頂，因此非從牆外想法不可。支牆便是這樣來的。這是戈昔式的致命傷；許多戈昔式建築容易圯毀，正是爲此。堂裏滿是彩繪的高玻璃窗子，陰森森的，只看見石柱，尖拱門，肋骨似的屋頂。中間神堂。兩邊四排廊路，周圍三十七間龕堂，像另自成個世界。堂中的講壇與管風琴都是名手所作。歌隊座與牧師座上的動植物木刻，也以精工著。戈昔式教堂裏雕繪最繁；其中取材於教堂所在地的花果的尤多。所雕繪的大抵以近真爲主。這種一半爲裝飾，一半也爲教導，讓那些不識字的人多知道些事物，作用和百科

全書差不多。堂中有寶庫，收藏歷來珍貴的東西，如金龕，金十字架之類，燦爛耀眼。拿破侖於一八零四年在這兒加冕，那時穿的長袍也陳列在這個庫裏。北鐘樓許人上去，可以看見牆角上石刻的妖獸，奇醜怕人，俯視着下方，據說是吐毒水的。雨果寫過巴黎聖母堂一部小說，所敘是四百年前的情形，有些還和現在一樣。

聖龕堂在洲西頭，是全巴黎戈昔式建築中之最美麗者。羅斯金更說是「北歐洲最珍貴的一所戈昔式。」在一二三八那一年，「聖路易」王聽說君士坦丁皇帝包爾溫將「棘冠」押給威尼斯商人，無力取贖，「棘冠」已歸商人們所有，急得什麼似的。他年將這件無價之寶收回，便異想天開地在猶太人身上加了一種「苛捐雜稅」。過了一年，「棘冠」果然弄回來，還得了些別的小寶貝，如「真十字架」的片段等等。他這要樂非同小可，命令某建築師造一所教堂供奉這些寶物；要造得好，配得上。一二四五年起手，三年落成。名建築家勒丟克說，「這所教堂內容如此複雜，花樣如此繁多，活兒如此利落，材料如此美麗，真想不出在那樣短的時期裏如何成功的。」這樣兩無龕堂，一上一下，都是金碧輝煌的。下堂尖拱重疊，縱橫交互；中央拱低而闊，

所以地方並不大而極有開朗之勢。堂中原供的「聖處女」像，傳說靈跡甚多。上堂卻高多了，有彩繪的玻璃窗子十五堵；窗下沿牆有龕，低得可憐相。柱上相間地安着十二使徒像；有兩尊很古老，別的都是近世仿作。玻璃繪畫似乎與戈昔藝術分不開；十三世紀後者最盛，前者也最盛。畫法用許多顏色玻璃拚合而成，相連處以鎔錐之，再用鐵條夾住。著色有濃淡之別。淡色所以使日光柔和飄渺。但濃色的多，大概用深藍作底子，加上點兒黃白與寶石紅，取其襯托鮮明。這種窗子也兼有裝飾與教導的好處；所畫或爲幾何圖案，或爲人物故事。還有一堵「玫瑰窗」，是象徵「聖處女」的；畫是圓形，花紋都從中心分出。據說這堵窗是玫瑰窗中最親切有味的，因爲它的溫暖的顏色比別的更接近看的人。但這種感想東方人不會有。這龕堂有一座金色的尖塔，是勒丟克造的。

毛得林堂在剛果方場之東北，造於近代。形式仿希臘神廟，四面五十二根哥林斯式石柱，圍成一個廊子。壁上左右各有一排大龕子，安着羣聖的像。堂裏也是一行行同式的石柱；卻使用各種顏色的大理石，華麗悅目。聖心院在巴黎市外東北方，也是

近代造的，至今還未完成，堂在一座小山的頂上，山脚下有兩道飛階直通上去。也通索子鐵路。堂的規模極宏偉，有四個穹隆頂，一個大的，帶三個小的，都是卑贊以式；另外一粟方形高鐘樓，裏面的鐘重二萬九千九百斤。堂裏能容八千人，但是沒有加廷裝飾。房子是白色，台階也是的，一種單純的力量壓得住人。堂高而大，巴黎周圍若千里外便可看見。站在堂前的平場裏，或爬上穹隆頂裏，也可看個五六十里。造堂時工程浩大，單是打地基一項，就花掉約四百萬元；因為土太鬆了，掌不住，根基要一直打到山脚下。所以有人半真半假地說，就是移了山，這教堂也不會倒的。

巴黎博物院之多，真可算甲於世界。就這一樁兒，便可教你流連忘返。但須徘徊玩索才有味，走馬看花是不成的。一個行色匆匆的游客，在這種地方往往無可奈何。

博物院以盧佛宮 (Louvre) 爲最大；這就全世界論，不單就巴黎論。盧佛宮在加羅塞方場之東；主要的建築是口字形，南頭向西伸出一長條兒。這裏本是一座堡壘，後來改爲王宮。大革命後，各處王宮裏的畫，宮苑裏的雕刻，都保存在此；改爲故宮博物院，自然是很順當的。博物院成立後，歷來的政府都盡力搜羅好東西放進去；拿破

倫從各國「搬」來大宗的畫，更爲博物院生色不少。宮房佔地極寬，站在那方院子裏，頗有海闊天空的意味。院子裏養着些鴿子，成羣地孤單地仰着頭挺着胸在地上一步步地走，一點不怕人。撒些餅干麵包之類，它們便都向你身邊來。房子造得秀雅而莊嚴，壁上安着許多王公的雕像。熟悉法國歷史的人，到此一定會發思古之幽情的。

盧佛宮好像一座寶山蘊藏的東西實在太多，教人不知從那兒說起好。畫爲最，還有雕刻，古物，裝飾美術等等，真是琳琅滿目。乍進去的人一時模不着頭腦，往往弄得糊裏糊塗。就中最膾炙人口的有三件。一是達文齊的摩那麗沙像，大約作於一五零五年前後，是覺孔達 (Joconda) 夫人的畫像。相傳達文齊這幅像畫了四個年頭，因爲要那甜美的微笑的樣子，每回「臨像」的時候，總請些樂人彈唱給她聽，讓她高高興興坐着。像畫地了。他卻愛上她了。這幅畫是佛蘭西司第一手裏買的，他沒有準兒認識那女人。一九一一年畫會被人偷走，但兩年之後，到底從意大利找回來了。十六世紀中葉，意大利已公認此畫爲不可有二之畫像傑作，作者在與造化爭巧。畫的奇處就在那一絲兒微笑上。那微笑太飄忽了，太難捉摸了，好像常常在變幻。這果然是個「

奇跡」，不過也只是造形的「奇跡」吧了。這兒也有些理想在內；達文齊筆下夾帶了一些他心目中的聖母的神氣。近世討論那微笑的可太多了。詩人，哲學家，有的是；他們都想找出點兒意義來。於是摩那麗沙成爲一個神秘的浪漫的人了；她那微笑成爲「人獅 (Sphinx) 的凝視」或「鄙薄的諷笑」了。這大概是她與達文齊都夢想不到的吧。

二是米羅 (Milo) 愛神像。一八二零年米羅島一個農人發見這座像，賣給法國政府只賣了五千塊錢。據近代考古家研究，這座像當作於紀元前一百年左右。那兩隻胳膊都教有了；它們是怎麼個安法，卻大大費了一班考古家的心思。這座像不但有生動的形態，而且有溫暖的骨肉。她又強壯，又清明；單純而偉大，樸真而不奇。所謂清明，是身心都健的表象，與麻木不同。這種作風頗與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巴昔農 (Pheidon) 廟的監造人，雕刻家費鐵亞司 (Phidias) 相近。因此法國學者雷那西 (S. Reinach)，新近去世) 在他的名著亞波羅 (美術史) 中相信這座像作於紀元前四世紀中。他並且相信這座像不是愛神微那司而是海女神安非特利特 (Amphitrite)；因爲它沒有

細膩，飄渺，嬌羞，多情的樣子。三是沙摩司雷司 (Samothrace) 的勝利女神像。女神站在衝波而進的船頭上，吹着一支喇叭。但是現在頭和手都沒有了，腋下翅膀與身子。這座像是還願的。紀元前三零六年波立爾塞特司 (Demetrius Poliorcetes) 在塞勃勒司 (Cypria) 島打敗了埃及大將陶來買 (Ptolemy) 的水師，便在沙摩司雷司島造了這座像。衣裳雕得最好；那是一件薄薄的軟軟的衣裳，光影的準確，衣褶的精細流動；加上那下半截兒被風吹得好像弗弗有聲，上半截兒卻緊緊地貼着身子，很有趣地對照着。因為衣裳雕得好，才顯出那肌肉的力量；那身子在搖晃着，在挺進着，一團勝利的喜悅的勁兒。還有，海風呼呼地吹着，船尖兒嗤嗤的響着，將一片碧波分成兩條長長的白道兒。

盧森堡博物院專藏近代藝術家的作品。他們或新故，或還生存。這裏比盧佛宮明亮得多。進門去，寬大的甬道兩旁，滿陳列着雕像等；裏面卻多是畫。雕刻裏有彭彭 (Pompos) 的狗熊與水禽等，真是大巧若拙。彭彭現在大概有七八十歲了，天天上動物園去靜觀禽獸的形態。他熟悉它們，也親愛它們，所以做出來的東西神氣活現；可

是形體並不像照相一樣地真切，他在天然的曲綫裏加上些小小的稜角，便帶着點「建築」的味兒。於是我們才看見新東西。那狗熊和實物差不多大，是石頭的；那水禽等卻小得可以供在案頭，是銅的。雕像本有兩種手法，一是乾脆地砍石頭，二是先用泥塑，再澆銅。彭彭從小是石匠，石頭到他手裏就像豆腐。他是巧匠而兼藝術家。動物雕像盛於十九世紀的法國；那時候動物園發達起來，供給藝術家觀察，研究，描摹的機會。動物素描之成爲畫的一支，也從這時候起。院裏的畫受後期印象派的影響，找尋人物的 (Joc. Joco. our)，大抵是鮮明的調子。不注重畫面的「體積」而注重裝飾的效用。也有細心分別光影的，但用意還在找尋顏色，與印象派之只重光影不一樣。

磚場花園的南踏角上有網球場博物院，陳列外國近代的畫與雕像。北踏角上有奧蘭紀利博物院，陳列的東西頗雜，有馬奈 (Manet，十九世紀法國印象派畫家) 的畫與日本的浮世繪等。浮世繪的著色與構圖給十九世紀後半法國畫家極深的影響。摩奈 (Monet) 畫院也在這裏。他也是法國印象派巨子，一九二六年才過去。印象派興於

十九世紀中葉，正是照相機流行的時候。這派畫家想趕上照相機，便專心致志地分別光影；他們還想趕過照相機，照相沒有顏色而他們有。他們只用原色；所畫的畫近看但見一處處的顏色塊兒，在相當的距離看，才看出光影分明的全境界。他們的看法是迅速的綜合的，所以不重「本色」，（人物固有的顏色，隨光影而變化）不重細節。摩奈以風景畫者於世；他不但是印象派，並且是露天畫派（*Pleinairists*）。露天畫派反對畫室裏的畫，因為都帶着那黑影子；露天裏就沒有這種影子。這個畫院裏有摩奈八幅頂大的畫，太大了，只好嵌在牆上。畫院只有兩間屋子，每幅畫就是一堵牆，畫的是荷花在水裏。摩奈歡喜用藍色，這幾幅畫也是如此。規模大，氣魄厚，汪汪欲溢的池水，疎疎密密的亂荷，有些像在樹蔭下，有些像在太陽裏。據內行說，這些畫的章法，簡直前無古人。

羅丹博物院在左岸。大戰後羅丹的東西剛收集在這裏；已完成的不少，也有些未完成的。有羣像，單像，胸像；有石膏仿本。還有畫稿。塑稿。還有羅丹的遺物。羅丹是十九世紀雕刻大師；或稱他為自然派，或稱他為浪漫派。他有匠人的手藝，詩人

的胸襟；他藉雕刻來表現自己的情感。取材是不平常的，手法也是不平常的。常人以為美的，他覺得已無用武之地；他專找常人以為醜的，甚至於借重性交的姿勢。又因為求表現的充分，不得不誇餅與變形。所以他的東西乍一看覺得「怪」，不是玩藝兒。從前的雕刻講究光潔，正是「裁縫不露鍼線跡」的道理；而浪漫派藝術家恰相反，故意要顯出筆觸或刀痕，讓人看見他們在工作中情感激動的光景。羅丹也常如此。他們又多喜歡用塑法，因為泥隨意些，那凸凸凹凹的地方，那大塊兒小條兒，都可以看得清楚。

克呂尼館 (Cluny) 收藏羅馬與中世紀的遺物頗多，也在左岸。羅馬時代執政的宮在這兒。後來法蘭族諸王也住在這宮裏。十五世紀的時候，宮毀了，克呂尼寺僧改建現在這所房子，作他們的下院，是「後期戈昔」與「文藝復興」的混合式。法國王族來到巴黎，在館裏暫住過的，也很有些人。這所房子後來又歸了一個考古家。他搜集了好些古董；死後由政府收買，並添湊成一萬件。畫，雕刻，木刻，金銀器，織物，中世紀上等傢具，磁器，玻璃器，應有盡有。房子還保存着原來的樣子，入門就如活

在幾百年前的世界裏，再加以陳列的零碎的東西，觸鼻子滿是古氣。與這個館毗連着的是羅馬時代的浴室，原分冷浴熱浴等，現在只看見些殘門斷柱（也有原在巴黎別處的），寂寞地安排着。浴室外是園子，樹間草上也散佈着古代及中世紀巴黎建築的一鱗一爪，其中「聖處女門」最秀雅。

此外巴黎美術院（即小宮），裝飾美術院都是雜拌兒。後者中有一間扇室，所藏都是十八世紀的扇面，是某太太的遺贈。十八世紀中國玩藝兒在歐洲頗風行，這也可見一斑。扇面滿是西洋畫，精工鮮麗；幾百張中，只有一張中國人物，却板滯無生氣。又有吉買博物院（Guimet），收藏遠東宗教及美術的資料。伯希和取去燉煌的佛畫，多數在這裏。日本小畫也有些。還有蠟人館。據說那些蠟人做得真像，可是沒見過那些人或他們的照相的，就感不到多大興味，所以不如畫與雕像。不過「隧道」裏陰慘慘的，人物也代表着些陰慘慘的故事，卻還可看。樓上有鏡宮，滿是鏡子，頂上與周圍用各色電光照耀，宛然千門萬戶，像到了萬花筒裏。

一九三二年春季的官「沙龍」在大宮中，頂大的院子裏羅列着雕像；樓上下八十幾間屋子滿是畫，也有些裝飾美術。內行說，畫像太多，真有「官」氣。其中有安南阮某一幅，獎銀牌；中國人一看就明白那是阮氏祖宗的影象。記得有個笑話，說一個賊混入人家廳堂偷了一幅古畫，捲起來在腋下。跨出大門，恰好碰見主人。那賊情急智生，便將畫捲兒一揚，問道，「影像，要買吧？」主人自然大怒，罵了一聲走進去。賊於是從容溜之乎也。那位安南阮某與此賊可謂異曲同工。大宮裏，同時還有一個裝飾藝術的「沙龍」，陳列的是傢具，燈，織物，建築模型等等，大都是立體派的作風。立體派本是現代藝術的一派，意大利最盛。影響大極了，建築，傢具，布匹，織物，器皿，汽車，公路，廣告，書籍裝訂，都有立體派的份兒。平靜，乾脆，是古典的精神，也是這時代重理智的表現。在這個「沙龍」裏看，現代的屋子內外都儼然是些幾何的圖案，和從前華麗的藻飾全異。還有一個「沙龍」，專陳列幽默畫。畫下多有說明。各畫各描摹世態，或用大小文野等對照法，以傳出那幽默的情味。有一幅題爲「長褂子」，畫的是夜宴前後客室中的景子：女客全穿短褂子，只有一人穿長

的，大家的眼睛都釘着她那長出來的一截兒。她正在和一個男客談話，似乎不留意。看她的或偏着身子，或偏着頭，或操着手，或用手托着腮，（表示驚訝）倚在丈夫的肩上，或打着看戲用的放大鏡子，都是一付尷尬面孔。穿長褂子的女客在左首，左首共三個人；中央一對夫婦，右首三個女人，疏密向背都恰好；還點綴着些不在這一羣裏的客人。畫也有不幽默的，也有太惡劣的；本來是幽默並不容易。

巴黎的墳場，東頭以倍雷拉謝斯（Pere Lachaise）爲最大，佔地七百二十畝，有二里多長。中間名人的墳頗多，可是道路縱橫，找起來真費勁兒。阿培拉德與哀綠綺思兩墳並列，上有亭子蓋着；這是重修過的。王爾德的墳本葬在別處；死後九年，也遷到此場。墳上雕着個大飛人，昂着頭，直着脚，長翅膀，像是合埃及的「獅人」與亞述的翅兒牛而爲一，雄偉飛動，與王爾德並不很稱。這是英國當代大雕刻家愛勃司坦（Epstein）的巨作；錢是一位傾慕王爾德的無名太太捐的。場中有巴什羅米（Bartholome）雕的一座紀念碑，題爲「致死者」。碑分上下兩層，上層中間是死門，進去的兩個人倒也行無所事的；兩側向門走的人羣卻牽牽拉拉，哭哭啼啼，跌跌倒倒，不

得開交似的。下層像是生者的哀傷。此外北頭的蒙馬特，南頭的蒙巴那斯兩墳場也算大。茶花女埋在蒙馬特場，題曰一八二四年正月十五日生，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卒。小仲馬海涅也在那兒。蒙巴那斯場有聖白孚莫泊桑鮑特萊爾等；鮑特萊爾的墳與紀念碑不在一處，碑上坐着一個悲傷的女人的石像。

巴黎的夜也是老牌子。單說六個地方。非洲飯店帶澡堂子，可以洗蒸氣澡，聽黑人濃烈的音樂；店員都穿着埃及式的衣服。三藩咖啡看「爵士舞」，小小的場子上一對對男女跟着那繁聲促節直扭腰兒。最警動的是那小圓木筒兒，裏面像裝着豆子之類。不時地緊搖一陣子。圖屋聽唱法國的古歌；一扇門背後的牆上油畫着蹲着在小便的女人。紅磨坊門前一架小紅風車，用電燈做了輪廓線；裏面看小戲與女人跳舞。這在蒙馬特區。蒙馬特是流浪人的區域。十九世紀畫家住在這一帶的不少，畫紅磨坊的常有。塔巴林看女人跳舞，不穿衣服，意在顯出好看的身子。里多在仙街，最大。看變戲法，聽威尼斯夜曲。里多島本是威尼斯娛樂的地方。這兒的里多特意砌了一個池子，也有一隻「剛朵拉」！夜曲是男女對唱，不過意味到底有點兒兩樣。

巴黎的野色在波隆尼林與器克羅園裏才可看見。波隆尼林在西北角，恰好在塞因河河套中間，佔地一萬四千多畝，有公園，大路，小路，有兩個湖，一大一小，都是長的；大湖裏有兩個洲，也是長的。要領略林子的好處，得閒閒地揀深僻的地兒走。聖克羅園還在西南，本有離宮，現在毀了，賸下些噴水和林子。林子裏有兩條道兒很好。一條漸漸高上去，從樹裏兩眼望不盡；一條窄而長，漏下一線天光；遠望路口，不知是雲是水，茫茫一大片。但真有野味的還得數楓丹白露的林子。楓丹白露在巴黎東南，一點半鐘的火車。這座林子有二十七萬畝，周圍一百九十里。坐着小馬車在裏面走，幽靜如遠古的時代。太陽光將樹葉子照得透明，卻只一圈兒一點兒地灑到地上。路兩旁的樹有時候太茂盛了，枝葉交錯成一座拱門，低低的；遠看去好像拱門那面另有一界。林子裏下大雨，那一片沙沙沙沙的聲音，像潮水，會把你心上的東西沖洗個乾淨。林中有好幾處山峽，可以試腰腳，看野花野草，看旁逸斜出，稀奇古怪的石頭，像枯骨，像刺蝟。亞勃雷孟峽就是其一，地方大，石頭多，又是忽高忽低，走起來好。

楓丹白露宮建於十六世紀，後經重修。拿破侖一八一四年臨去愛而巴島的時候，在此告別他的諸將。這座宮與法國歷史關係甚多。宮房外觀不美，裏面卻精緻，傢具等等也考究。就中侍從武官室與亨利第二廳最好看。前者的地板用嵌花的條子板；小的一間屋，共用九百條之多。複壁板上也雕繪着繁細的花飾，爐壁上也滿是花兒，掛燈也像花正開着。後者是一間長廳，其大少有。地板用了二萬六千塊，一色，嵌成規規矩矩的幾何圖案，光可照人。廳中間兩行圓拱門。門柱下截鑲複壁板，上截鑲油畫；楣上也畫得滿滿的。天花板極意粉飾，金光耀眼。宮外有園子，池子，但趕不上凡爾賽宮的。

凡爾賽宮在巴黎西南，算是近郊。原是路易十三的獵宮，路易十四覺得這個地方好，便大加修飾。路易十四是所謂「上帝的代表」，凡爾賽宮便是他的廟宇。那時法國貴人多一半住在宮裏，伺候王上。他的侍從共一萬四千人；五百人伺候他喫飯，一百個貴人伺候他起牀，更多的貴人伺候他睡覺。那時法國藝術大盛，一切都成爲御用的，集中在凡爾賽和巴黎兩處。凡爾賽宮裏裝飾力求富麗奇巧，用錢無數。如金漆彩

畫的天花板，木刻，華美的傢具，花飾，貝殼與多用錯綜交會的曲線紋等，用意全在教來客驚奇：這便是所謂「羅科科式」(Rococo)。宮中有鏡廳，十七個大窗戶，正對着十七面同樣大小的鏡子；廳長二百四十英尺，寬三十英尺，高四十二英尺。拱頂上和牆上畫着路易十四打勝德國荷蘭西班牙的情形，畫着他是諸國的領袖，畫着他是藝術與科學的廣大教主。近十幾年來成爲世界禍根的那和約便是在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那一天在這座廳裏簽的字。宮旁一座大園子，也是路易十四手裏布置起來的。看不到頭的兩行樹，有萬千的氣象。有湖，有花園，有噴水。花園一畦一個花樣，小松樹一律修剪成圓錐形，集法國式花園之大成。噴水大約有四十多處，或銅雕，或石雕，處處都別出心裁，也是集大成。每年五月到九月，每月第一星期日，和別的節日，都有大水法。從下午四點起，到處銀花飛舞，霧氣沾人，襯着那齊斬斬的樹，軟茸茸的草，覺得立着看，走着看，不拘怎麼看總成。海龍王噴水池，規模特別大；得等五點半鐘大水法停後，讓它單獨來二十分鐘。有時晚上大放花礮，就在這裏。各色的電影照耀着一道道噴水。花礮在噴水之間放上去，也是一道道的；同時放許多，便氤氳起

一團霧。這時候電光換彩，紅的忽然變藍的，藍的忽然變白的，真真是一眨眼。

盧梭園在愛爾芬濃鎮 (Firmenouville)，巴黎的東北；要坐一點鐘火車，走兩點鐘的路。這是道地鄉下，來的人不多。園子空曠得很，有種荒味。大樹，怒草，小湖，清風，和中國的郊野差不多，真自然得不可言。湖裏有個白楊洲，種着一排白楊樹，盧梭墳就在那小洲上。日內瓦的盧梭洲在仿這個；可是上海式的街市旁來那麼個洲子，總有些不倫不類。

一九三一年夏天。「殖民地博覽會」開在巴黎之東的萬散園 (Vincennes) 裏。那時每日人山人海。會中建築都仿各地的式樣，充滿了異域的趣味。安南廟七塔參差，嶢嶢肅穆，最爲出色。這些都是用某種輕便材料造的，去年都拆了。各建築中陳列着各處的出產，以及民俗。晚上人更多，來看燈光與噴水。每條路一種燈，都是立體派的圖樣。噴水有四五處，也是新圖樣；有一處叫「仙人球」噴水，就以仙人球做底樣，野拙得好玩兒。這些自然都用電彩。還有一處水橋，河兩岸各噴出十來道水，湊在一塊兒，恰好是一座弧形的橋，教人想着走上一個水晶的世界去。

懷魏握青君

兩年前差不多也是這些日子吧，我邀了幾個熟朋友，在雪香齋給握青送行。雪香齋以紹酒著名。這幾個人多半是浙江人，握青也是的，而又有一兩個是酒徒，所以便揀了這地方。說到酒，蓮花白太膩，白乾太烈；一是北方的佳人，一是關西的大漢，都不宜於淺斟低酌。只有黃酒，如溫舊書，如對故友，真是醞醞有味。只可惜雪香齋的酒還上了色；若是「竹葉青」，那就更妙了。握青是到美國留學去，要住上三年；這麼遠的路，這麼多的日子，大家確有些惜別，所以那晚酒都喝得不少。出門分手，握青又要我去中天看電影。我坐下直覺頭暈。握青說電影如何如何，我只糊糊塗塗聽着；幾回想張眼看，卻什麼也看不出。終於支持不住，出其不意，哇地吐出來了。觀衆都吃一驚，附近的人全堵上了鼻子；這真有些惶恐。握青扶我回到旅館，他也吐了。但我們心裏都覺得這一晚很痛快。我想握青該還記得那種狼狽的光景吧？

我與握青相識，是在東南大學。那時正是暑假，中華教育改進社借那兒開會。我

與方光燾君去旁聽，偶然遇着握青；方君是他的同鄉，一向認識，便給我們介紹了。那時我只知道他很活動，會交際而已。匆匆一面，便未再見。三年前，我北來作教，恰好與他同事。我初到，許多事都不知怎樣做好；他給了我許多幫助。我們同住在一院子裏，喫飯也在一處。因此常和他談論。我漸漸知道他不只是很活動，會交際；他有他的真心，他有他的銳眼，他也是他的傻樣子。許多朋友都以為他是個傻小子，大家都叫他老魏，連聽差背地裏也是這樣叫他；這個太親暱的稱呼，只有他有。

但他決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傻」，他是個玩世不恭的人——至少我在北京見着他是如此。那時他已一度受過人生的戒，從前所有多或少的嚴肅氣分，暫時都隱藏起來了；賸下的只是那冷然的玩弄一切的態度。我們知道這種劍鋒般的態度，若赤裸裸地露出，便是自己矛盾，所以總得用了什麼法子蓋藏着。他用的是一副傻子的面具。我有時要揭開他這副面具，他便說我是話絲派。但他知道我，並不比我知道他少。他能由我一個短語，知道全篇的故事。他對於別人，也能知道；但只默喻着，不大肯說出。他的玩世，在有些事情上，也許太隨便些。但以或種意義說，他要復仇；人總是

人，又有什麼辦法呢？至少我是原諒他的。

以上其實也只說得他的一面；他有時也能爲人盡心竭力。他曾爲我決定一件極爲難的事。我們沿着牆根，走了不知多少趟；他源源本本，條分縷析地將形勢剖解給我聽。你想，這豈是傻子所能做的？幸虧有這一面，他還能高高興興過日子；不然，沒有笑，沒有淚，只有冷臉，只有「鬼臉」，豈不鬱鬱地悶煞人！

我最不能忘的，是他動身前不多時的一個月夜。電燈滅後，月光照了滿院，柏樹森森地竦立着。屋內人都睡了；我們站在月光裏，柏樹旁，看着自己的影子。他輕輕地訴說他生平冒險的故事。說一會，靜默一會。這是一個幽奇的境界。他敘述時，臉上隱約浮着微笑；就是他心地平靜時常浮在他臉上的微笑；一面偏着頭，老像發問似的。這種月光，這種院子，這種柏樹，這種談話，都很可珍貴；就由握青自己再來一次，怕也不一樣的。

他走之前，很願我做些文字送他；但又用玩世的態度說，「怕不肯吧？我曉得，你不肯的。」我說，「一定做，而且一定寫成一幅橫披——只是字不行些。」但是我

慚愧我的懶，那「一定」早已幾乎變成「不肯」了！而且他來了兩封信，我竟未復隻字。這叫我怎樣說好呢？我實在有種壞脾氣，覺得路太遙遠，竟有些渺茫一般，什麼便都因循下來了。好在他的成績很好，我是知道的？只此就很夠了。別的反正他明年就回來，我們再好好地談幾次，這是要緊的。——我想，握青也許不那麼玩世了吧。

五月二十五日夜。

兒女

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想起聖陶喜歡用的「蝸牛背了殼」的比喻，便覺得不自在。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要剝層皮呢！」更有些悚然了。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劉記裏，見過一條，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文中並引培根的話，「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當時確喫了一驚，彷彿夢醒一般；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又有甚麼可說？現在是一個媳婦，跟着來了五個孩子了；兩個肩頭上，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真不知怎樣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說了；從孩子們那一面說，他們該怎樣長大，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我是個徹頭徹

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自然，「子孫崇拜」，「兒童本位」的哲理或倫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親，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這只是理論，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在野蠻地對付着，和普通的父親一樣。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辨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對了那種偉大的，沈摯的態度，我竟流下淚來了。去年父親來信，問起阿九，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信上說，「我沒有耽誤你，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我不該忘記，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人性許真是二元的，我是這樣地矛盾；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

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我的便是那一類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飯和晚飯，就如兩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一面催我或妻發「開飯」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夾着笑和嚷，一陣陣襲來，直到命令發出為止。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於

是這個說，「我坐這兒！」那個說，「大哥不讓我！」大哥卻說，「小姊打我！」我給他們調解，說好話。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我有時候也不耐煩，這便用着叱責了；叱責還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於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說紅筷子好，他說黑筷子好；這個要乾飯，那個要稀飯，要茶要湯，要魚要肉，要豆腐，要蘿蔔；你說他菜多，他說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但是顯然是太迂緩了。我是個暴躁的人，怎麼等得及？不用說，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雖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喫完了，紛紛爬下凳子，桌上是飯粒呀，湯汁呀，骨頭呀，渣滓呀，加上縱橫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喫飯而外，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遊戲時，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堅持不下，於是爭執起來；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被欺負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但不理的時候也有。最爲難的，是爭奪玩具的時候：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却偏要那一個的；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在這種情形之

下，不論如何，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但大致總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或站起來一兩次的。若是雨天或禮拜日，孩子們在家的多，那麼，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也有過的。我常和妻說，「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有時是不但「成日」，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

我結婚那一年，才十九歲。二十一歲，有了阿九；二十三歲，又有了阿榮。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轡，轡頭，和纏繩？擺脫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覺地時時在擺脫着。現在回想起來，那些日子，真苦了這兩個孩子，；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不知怎地，這孩子特別愛哭，又特別怕生人。一不見了母親，或來了客，就哇哇地哭起來了。學校裏住着許多人，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我懊惱極了，有一回，待地騙出了妻，關了門，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這件事，妻到現在說起來，還覺得有些不忍；她說我的手太辣了，到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也

覺黯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過了週歲，還不大會走路。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直哭喊了三四分鐘，因此生了好幾天病。妻說，那時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會給聖陶寫信，說孩子們的磨折，實在無法奈何；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這雖是氣憤的話，但這樣的心情，確也有過的。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鋒棱漸漸地鈍起來了；加以增長的年齡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夠忍耐了——覺得從前真是一個「不成材的父親」，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我至今還覺如此。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

正面意義的「幸福」，其實也未嘗沒有。正如誰所說，小的纔是可愛，孩子們的小模樣，小心眼兒，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阿毛現在五個月了，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臉，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她不願在屋裏待着；待久了，便大聲兒嚷。妻常說，「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她說她像鳥兒

般，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笨得很，話還沒有學好呢。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文法錯誤，發音模糊，又得費氣力說出；我們老是要笑他的。他說「好」字，總變成「小」字；問他「好不好」？他便說「小」，或「不小」。我們常常逗着他說這個字玩兒；他似乎有些覺得，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好」字了——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小」字的時候。他有一隻搪磁碗，是一毛來錢買的；買來時，老媽子教給他，「這是一毛錢。」他便記住「一毛」兩個字，管那隻碗叫「一毛」，有時竟省稱為「毛」。這在新來的老媽子，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見着生客時，便咧着嘴癡笑；我們常用了土話，叫他做「猷瓜」。他是個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來，蹣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時學我，將兩手疊在背後，一搖一擺的；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他的大姊便是阿榮，已是七歲多了，在小學校裏念着書。在飯桌上，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氣喘喘地說着，不管你愛聽不愛聽。說完了總問我：「爸爸認識麼？」「爸爸知道麼？」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所以她總是問我。她的問題真多：

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麼不說話？看照相也是一樣。不知誰告訴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來便問，兵是人麼？爲什麼打人？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蔣介石的兵是不是幫我們的？諸如此類的問題，每天短不了，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合式的時候也有：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那個便鑽進去追着；這個鑽出來，那個也跟着——從這個牀到那個牀，只聽見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說，像小狗似的。現在在京的，便只有這三個孩子；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

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他愛看水滸，西遊記，三俠五義，小朋友等；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歡喜紅樓夢，說是沒有味兒。是的，紅樓夢的味兒，一個十歲的孩子，那裏能領略呢？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因爲他大些，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妻囑咐說，「

買點喫的給他們吧。」我們走過四馬路，到一家茶食鋪裏。阿九說要燻魚，我給買了；又買了餅乾，是給轉兒的。便乘電車到海寧路。下車時，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很覺惻然。到親戚家，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轉兒望望我，沒說什麼，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硬着頭皮走了。後來妻告訴我，阿九背地裏向她說：「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不帶我上北京去。」其實這是冤枉的。他又會和我們說，「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我們當時答應着；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他們是恨着我們呢？還是惦着我們呢？妻是一年來放不下這兩個，常常獨自暗暗中流淚；但我有什麼法子呢！想到「只爲家貧成聚散」一句無名的詩，不禁有些淒然。轉兒與我較生疎些。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呢）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曉得什麼北京，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但當時聽着，現在想着的我，卻真是抱歉呢。這兄妹倆離開我，原是常事，離開母親，雖也有過一回，這回可是太長了；小小的心兒，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有愛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說兒女的吵鬧，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他說他真不解。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真是「藹然仁者之言」。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小學畢業了，到什麼中學好呢？——這樣的話，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我對他們只有慚愧！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我想，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因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便將他們荒廢了。他並不是溺愛，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他們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下去，孩子們也便危險了。我得計劃着，讓他們漸漸知道這樣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己呢？這一層，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丐尊，他毫不躊躇地說，「自然囉。」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他却答得妙，「總不希望比自己壞囉。」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頂可貴，只要指導，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便是極賢明的辦法。

予同說，「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才算盡了責任。」SK說，「不然，要看

我們的經濟，他們的材質與志願；若是中學畢了業，不能或不願升學，便去做別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並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壞與成敗，也不盡靠學校教育；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在這件事上，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知道將來怎樣？好在孩子們還小，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孩子們還是孩子們，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這自然也只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輝也吧，倒楣也吧，平凡也吧，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此我所想的，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便自稱心滿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聲，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六月二十四晚寫畢，北京清華園。

羅 馬

羅馬 (Rome) 是歷史上大帝國的都城，想像起來，總是氣象萬千似的。現在它的

光榮雖然過早去了，但是從七零八落的廢墟裏，後人還可彷彿於百一。這些廢墟，舊有的加上新發掘的，幾乎隨處可見，像特意點綴這座古城的一般。這邊幾根石柱，那邊幾段破牆，帶着當年的塵土，寂寞地陷在大坑裏；雖然是夏天中午的太陽，照上去也黯黯淡淡，沒有多少勁兒。就中羅馬市場（Forum Romanum）規模最大。這裏是古羅馬城的中心，有法庭，神廟，與住宅的殘跡。卡司多和波魯斯廟的三根哥林斯式的柱子，頂上還有片石相連着；在全場最爲秀拔，像三個丰姿飄灑的少年用手橫遮着額角，正在眺望這一片古市場。想當年這裏終日擠擠鬧鬧的也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手法；現在只剩三兩起遊客指手畫腳的在死一般的寂靜裏。犄角上有一所住宅，情形還好；一面是三間住屋，有壁畫，已模糊了，地是嵌石鋪成的；旁廂是飯廳，壁畫極講究，畫的都是正大的題目，他們是很看重飯廳的，市場上面便是巴拉丁山，是飽歷興衰的地方。最早是一道村落，只有些茅草屋子；羅馬共和末期，一姓貴族聚居在這裏；帝國時代，更是繁華。游人走上山去，兩旁宏壯的住屋還留下完整的黃土坯子，可以見出當時闊人家的氣局。屋頂一片平場，原是許多花園，總名

法內賽園子，也是四百年前的舊跡；現在點綴些花木，一角上還有一座小噴泉。在這園子裏看腳底下的古市場，全景都在望中了。

市場東邊是鬪獅場，還可以看見大概的規模；在許多宏壯的廢墟裏，這個算是情形最好的。外牆是一個大圓圈兒，分四層，要仰起頭才能看到頂上。下三層都是一色的圓拱門和柱子，上一層只有小長方窗戶和楞子；這種單純的對照教人覺得這座建築是整整的一塊，好像直上雲霄的松柏，老幹亭亭，沒有一些繁枝細節。裏面中間原是大平場；中古時在這兒築起堡壘，現在滿是一道道頹毀的牆基，倒成了四不像。這場子便是鬪獅場；環繞着的是觀衆的坐位。下兩層是包廂，皇帝與外賓的在最下層，上層是貴族的；第三層公務員坐，最上層平民坐；共可容四五萬人。獅子洞還在下一層，有口直通場中。鬪獅是一種刑罰，也可以說是一種裁判：罪囚放在獅子面前，讓獅子去搏他；他若居然制死了獅子，便是直道在他一邊，他就可自由了。但自然是讓獅子喫掉的多；這些人大約就算活該。想到臨場的罪囚和他親族的悲苦與恐怖，他的仇人的痛快，皇帝的威風，與一般觀衆好奇的緊張的面目，真好比一場惡夢。這個場子建築

在一世紀，原是戲園子，後來才改作鬪獅之用。

鬪獅場南面不遠是卡拉卡拉浴場。古羅馬人頗講究洗澡，浴場都造得好，這一所更其華麗。全場用大理石砌成，用嵌石鋪地；有壁畫，有雕像，用具也不尋常。房子高大，分兩層，都用圓拱門，走進去覺得穩穩的；裏面金碧輝煌，與壁畫雕像相得益彰。居中是大健身房，有噴泉兩座。場子佔地六英畝，可容一千六百人洗浴。洗浴分冷熱水蒸汽三種，各佔一所屋子。古羅馬人上浴場來，不單是爲洗澡；他我可以在這兒商量買賣，和解訟事等等，正和我們上茶店上飯店一般作用。這兒還有好些游藝，他們公餘或倦後來洗一個澡，找幾個朋友到游藝室去消遣一回，要不然，到客廳去談談話，都是很「寫意」的。現在卻只賸下一大堆遺跡。大理石本來還有不少，早給搬去造聖彼得等教堂去了；零星的物件陳列在博物院裏。我們所看見的只是些巍巍峨峨參參差差的黃土骨子，站在太陽裏，還有學者們精心研究出來的來的卡拉卡拉浴場圖的照片，都只是所謂過屠門大嚼而已。

羅馬從中古以來便以教堂著名。康南海羅馬游紀中引杜牧的詩「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臺煙雨中，「光景大約有些相像的；只可惜初夏去的人無從領略那煙雨罷了。聖彼得堂最精妙，在城北尼羅圓場的舊址上。尼羅在此地殺了許多基督教徒。據說聖彼得上十字架後也便葬在這裏。這教堂幾經興廢，現在的房屋是十六世紀初年動工，經了許多達築師的手。密凱安傑羅七十二歲時受保羅第三的命，在這兒工作了十七年。後人以爲天使保羅第三假手於這一個大藝術家，給這座大建築定下了規模；以後雖有增改，但大體總是依着他的。教堂內部參照卡拉卡拉浴場的式樣，許多高大的圓拱穩穩地支着那座穹隆頂。教堂長六百九十六英尺，寬四百五十英尺，穹隆頂高四百〇三英尺，可是乍看不覺得是這麼大。因爲平常看屋子大小，總以屋內飾物等爲標準，飾物等的尺寸無形中是有譜子的。聖彼得堂裏的卻大得離了譜子，「天使像巨人，鴿子像老鷹；」所以教堂真正的大小，一下倒不容易看出了。但是你若看裏面走動着的人，便漸漸覺得不同。教堂用彩色大理石砌牆，加上好些嵌石的大幅的名畫，大都是亮藍與朱紅二色；鮮明豐麗，不像普通教堂一味陰沈沈的。密凱安傑羅雕的彼得像，溫和光潔，別是一格，在教堂的踏角上。

聖彼得堂兩邊的列柱迴廊像兩隻胳膊擁抱着聖彼得圓場；留下一個口子。卻又像個玦。場中央是一座埃及的紀功方尖柱，左右各有大噴泉。那兩道迴廊是十七世紀時亞歷山大第三所造，成於倍里尼（Bernini）之手。廊子裏有四排多力克式石柱。共一百八十四根；頂上前後都有闌干，前面闌干上並有許多小雕像。場左右地上有兩塊圓石頭，站在上面看同一邊的廊子，覺得只有一排柱子，氣魄更雄偉了。這個圓場外有一道彎彎的白石線，便是梵諦岡與意大利的分界。教皇每年復活節站在聖彼得堂的露臺上爲人民祝福。這個場子內外據說是擁擠不堪的。

聖保羅堂南城外，相傳是聖羅保葬地的遺址，也是柱子好。門前一個方院子，四面廊子裏都是些整塊石頭鑿出來出來的大柱子，比聖彼得的兩廊子卻質樸得多。教堂裏面也簡單空廊，沒有什麼東西。但中間那八十根花岡石的柱子，和盡頭處那大根蠟石的柱子，縱橫地排着，看上去彷彿到了人跡罕至的遠古的森林裏。柱子上頭牆上，周圍安着嵌石的歷代教皇像，一律圓框子。教堂旁邊另有一個小柱廊，是十二世紀造的。這座廊子圍着一所方院子，在低低的牆基上排着兩層各樣的細柱子——有些還嵌

着金色玻璃塊兒。這座廊子精工可以說像湘繡，秀美卻又像王羲之的書法。

在城中心的威尼斯方場上巍然蹣跚着的，是也馬奴兒第二的紀功廊。這是近代意大利的建築，不缺少力量。一道彎彎的長廊，在高大的石基上。前面三層石級：第一層在中間，第二三層分開左右兩道，通到廊子兩頭。這座廊子左右上下都勻稱，中間又是那一彎，便兼有動靜之美了。從廊前列柱間看到暮色中的羅馬全城，覺得幽遠無窮。

羅馬藝術的寶藏自然在梵諦岡宮；卡辟多林博物院中也有一些，但比起梵諦岡來就太少了。梵諦岡有好幾個雕刻院，收藏約有四千件，著名的「拉奧孔」(Laocoon)便在這裏。畫院藏畫五十幅，都是精品，拉飛爾的「基督現身圖」是其中之一，現在卻因修理關着。梵諦岡的壁畫極精彩，多是拉飛爾和他門徒的手筆，爲別處所不及。有四間拉飛爾室和一些廊子，裏面滿是他們的東西。拉飛爾由此得名。他直烏爾比奴人，父親是詩人兼畫家。他到羅馬後，極爲人所愛重，大家都要教他畫；他忙不過來，只

好收些門徒作助手。他的特長在畫人體。這是實在的人，肢體滿而結實，有肉有骨頭。這自然受了些虎羅倫斯派的影響，但大半還是他的天才。他對於氣韻，遠近，大小與顏色也都有敏銳的感覺，所以成爲大家。他在羅馬住的屋子還在，墳在國葬院裏。歇司丁堂與拉飛爾室齊名，也在宮內。這個神堂是十五世紀時歇司土司第四造的，長一百三十三英尺，寬四十五英尺。兩旁牆的上部，都由佛羅倫司派畫家裝飾，有波鐵乞利在內。屋順的畫滿都是密凱安傑羅的，歇司丁堂著名在此。密凱安傑羅是佛羅倫斯派的極峯。他不多作畫，一生精華都在這裏。他畫這屋頂時候，以深沈肅穆的心情滲入畫中。他的構圖裏氣韻流動着，形體的鉤勒也自然靈妙，還有那雄偉出塵的風度，都是他獨具的好處。堂中祭壇的牆上也是他的大畫，叫做「最後的審判」。這幅壁畫是以後多年畫的，費了他七年工夫。

羅馬城外有好幾處隧道，是一世紀時候基督教徒挖下來做墓穴的，但也用作敬神的地方。尼羅搜殺基督教徒，他們往往避難於此。最值得看的是聖卡里斯多隧道：那

兒還有一種熱誠花，十二瓣，據說是代表十二使徒的。我們看的是聖賽巴司提亞堂底下的那一處；大家點了小蠟燭下去。曲曲折折的狹路，兩旁是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墓穴；現在自然是空的，可是有時還看見些零星的白骨。有一處據說聖彼得住過，成了龕堂，壁上畫得很好。別處也還有些壁畫的殘跡。這個隧道似乎有四層，佔的地方也不小。聖賽巴司提亞堂裏保存着一塊石頭，上有大脚印兩個；他們說是耶穌基督的，現在供養在神龕裏。另一個教堂也供着這麼一塊石頭，據說是仿本。

縲紲堂建於第五世紀，專爲供養拴過聖彼得的一條鐵練子。現在這條練子還好好的在一個精美的龕子裏。堂中周理烏司第二紀念碑上有密凱安傑羅雕的幾座像；摩西像尤爲著名。那種原始的堅定的精神和勇猛的力量從眉目上，鬚鬚上，胳膊上，手上，腿上，處處透露出來，教你覺得見着了一個偉大的人。又有個阿拉古里堂，中有聖嬰像。這個聖嬰自然便是耶穌基督；是十五世紀耶路撒冷一個教徒用橄欖木雕的。他帶它到羅馬，供養在這個堂裏。四方來許願的很多，據說非常靈驗；它身上密層層地掛着許多全銀飾器都是人家還願的。還有好些信寫給它，表示敬慕的意思。

羅馬城西南角上，挨着古城牆，是英國墳場或叫做新教墳場。這裏邊葬的大都是藝術家與詩人，所以來參謁來憑弔的意大利人和別國的人終日不絕。就中最有名的自然是十九世紀英國浪漫詩人雪萊與濟茲的墓。雪萊的心葬在英國，他的遺灰在這兒。墓在古城牆下斜坡上，蓋有一塊長方的白石；第一行刻着「心中心」，下面兩行是生卒年月，再下三都是莎士比亞風暴中的仙歌。

彼無毫毛損，

海濤變化之，

從此更神奇。

好在恰恰關合雪萊的死和他的爲人。濟茲墓相去不遠，有墓碑，上面刻着道
這座墳裏是

英國一位少年的遺體；

他臨死時候，

想着他仇人們的惡勢力，

痛心極了，叫將下面這一句話

刻在他的墓碑上：

「這兒躺着一個人，

他的名字是用水寫的。」

末一行是速朽的意思；但他的名字正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又豈是當時人所料得到的。後來有人別作新解，根據這一行話做了一首詩，連濟茲的小像一塊兒刻銅嵌在他墓旁牆上。這首詩的原文是很有風趣的。

濟茲名字好，

說是水寫成；

一點一滴水，

後人的淚痕——

英雄枯萬骨，

難如此感人。

安睡罷，

陳詞雖掛漏，

高風自崢嶸。

這座墳場是羅馬富有詩意的一角；有些愛羅馬的人雖不死在意大利也會遺囑葬在這座「永遠的城」的永遠的一角裏。

航船中的文明

第一次乘夜航船，從紹興府橋到西興渡口。

紹興到西興本有汽油船。我因急於來杭，又因年來逐逐於火車輪船之中，也想「回到」航船裏，領略先代生活的異樣的趣味；所以不顧親戚們的堅留和勸說（他們說航船裏是很苦的），毅然決然的於下午六時左右下了船。有了「物質文明」的汽油船，却又有「精神文明」的航船，使我們徘徊其間，左右顧而樂之，真是二十世紀中國人的幸福了！

航船中的乘客大都是小商人；兩個軍弁是例外。滿船沒有一個士大夫；我區區或者可充個數兒，——因為我會讀過幾年書，又忝爲大夫之後——但也是例外之例外！真的，那班士大夫到那裏去了呢？這不消說得，都到了輪船裏去了！士大夫雖也舉着大旗擁護精神文明，但千慮不免一失，竟爲那物質文明的孫兒，滿身洋油氣的小頑意兒騙得定定的，忍心害理的撇了那老相好。於是航船雖然照常行駛，而光彩已減少許多！這確是一件可以慨嘆的事；而「國粹將亡」的呼聲，似也不是徒然的了。嗚呼，是誰之咎歟？

既然來到這「精神文明」的航船裏，正可將船裏的精神文明考察一番，才不虛此一行。但從那裏下手呢？這可有些爲難。躊躇之間，恰好來了一個女人。——我說「來了」，彷彿親眼看見，而孰知不然；我知道她「來了」，是在聽見她尖銳的語音的時候。至於她的面貌，我至今還沒有看見呢。這第一要怪我的近視眼，第二要怪那襲人的暮色，第三要怪——哼——要怪那「男女分坐」的精神文明了。女人坐在前面，男人坐在後面；那女人離我至少有兩丈遠，所以便不可見其臉了。且慢，這樣左怪右

怪，「其詞若有憾焉」，你們或者猜想那女人怎樣美呢。而孰知又大大的不然！我也會「約略的」看來，都是鄉下的黃面婆而已。至於尖銳的語音，那是少年的婦女所常有的，倒也不足爲奇。然而這一次，那來了的女人的尖銳的語音竟致勞動區區的特筆者，却又另有緣故。在那語音裏，表示出對於航船裏精神文明的抗議；她說，「男人女人都是人！」她要坐到後面來，（因前面太擠，實無他故，合并聲明，）而航船裏的「規矩」是不許的。船家攔住她，她仗着她不是姑娘了，便老了臉皮，大着胆子，慢慢的說了那句話。她隨即坐在原處，而「批評家」的議論繁然了。一個船家在船沿上走着，隨便的說，「男人女人都是人，是的，不錯。做秤鈞的也是鐵，做秤錘的也是鐵，做鐵錘的也是鐵，都是鐵呀！」這一段批評大約十分巧妙，說出諸位「批評家」所要說的，於是衆喙都息，這便成了定論。至於那女人，事實上早已坐下了；「孤掌難鳴」，或者她飽飫了諸位「批評家」的宏論，也不要鳴了罷。「是非之心」，雖然「人皆有之」，而撐船經商者流，對於名教之大防，竟能剖辨得這樣「詳明」，也着實虧他們了。中國畢竟是禮義之邦，文明之古國呀！——我悔不該亂怪那「男女分坐」

的精神文明了！

「禍不單行」，湊巧又來了一個女人。她是帶着男人來的。——呀，帶着男人！正是；所以才「禍不單行」呀！——說得滿口好紹興的杭州話，在黑暗裏隱隱露着一張白臉，帶着五六分城市氣。船家照他們的「規矩」，要將這一對兒生刺刺的分開；男人不好意思做聲，女的却搶着說，「我們是『一堆生』（一）的！」太親熱的字眼，竟在「規規矩矩的」航船裏說了！於是船家命令的嚷道：「我們有我們的規矩，不管你『一堆生？』不『一堆生』的！大家都微笑了。有的沈吟的說：『一堆生的？』有的驚奇的說：『『一堆』生的！』有的嘲諷的說：『哼，一堆生的！』在這四面楚歌裏，憑你怎樣伶牙俐齒，也只得服從了！『婦者，服也』，這原是她本行的呀。只看她毫不置辯，毫不懊惱，還是若無其事的和人攀談，便知她確乎是「服也」了。這不能不感謝船家和乘客諸公「衛道」之功；而論功行賞，船家尤當首屈一指。嗚呼，可以風矣！

在黑暗裏征服了兩個女人。這正是我們的光榮；而航船中的精神文明，也粲然可見了——於是乎書。

(一)「一塊兒」也。

五三

柏 林

柏林的街道寬大，乾淨，倫敦巴黎都趕不上的；又因爲不景氣，來往的車輛也顯得稀些。在這兒走路，儘可以從容自在呼吸空氣，不用張張望望躲躲閃閃。找路也頂容易，因爲街道大概是縱橫交切，少有「旁逸斜出」的。最大最闊的一條叫菩提樹下，柏林大學，國家圖書館，新國家畫院，國家歌劇院都在這條街上。東頭接着博物院洲，大教堂，故宮；西邊到著名的勃朗登堡門爲止，長不到二里。過了那座門便是梯爾園，街道還是直伸下去——這一下可長了，三十七八里。勃朗登堡門和巴黎凱旋門一樣，也是紀功的。建築在十八世紀末年，有點仿雅典奈昔克里司門的式樣。高六十六英尺，寬六十八碼半；兩邊各有六根多力克式石柱。頂上是站在駟馬車裏的勝利神像，雄偉莊嚴，表現出德意志國都的神彩。那神像在一八零七年被拿破侖當作勝利品帶走，但七年後便又讓德國的隊伍帶回來了。

從菩提樹下西去，一出這座門，立刻神氣清爽，眼前別有天地；那空闊，那望不到頭的綠樹，便是梯爾園。這是柏林最大的公園，東西六里，南北約二里。地勢天然生得好，加上樹種得非常巧妙，小湖小溪，或隱或顯，也安排的是地方。大道像輪子的輻，湊向軸心去。道旁齊齊地排着蔥鬱的高樹；樹下有時候排着些白石雕像，在深綠的背景上越顯得潔白。小道像樹葉上的脈絡，不知有多少。跟著道走，總有好地方，不孤負你。園子裏花壇也不少。羅森花壇是出名的一個，玫瑰最好。一座天然的圍牆，圓圓地繞着，上面密密地長着綠的小圓葉子；牆頂參差不齊。壇中有兩個小方池，滿飄着雪白的水蓮花，玲瓏地托在葉子上，像惺忪的星眼。兩池之間是一個皇后的雕像；四圍的花香花色好像她的供養。梯爾園人工勝於天然。真正的天然卻又是一番境界。會走過市外「新西區」的一座林子。稀疏的樹，高而瘦的幹子，樹下隨意彎曲的路，簡直教人想到倪雲林的畫本。看着沒有多大，但走了兩點鐘，卻還沒走完。

柏林市內市外常看見運動員風的男人女人。女人大概都光着脚亮着胳膊，雄赳赳

地走着，可是並不和男人一樣。她們不像巴黎女人的苗條，也不像倫敦女人的拘謹，卻是自然得好。有人說她們太粗，可是有股勁兒。司勃來河橫貫柏林市，河上有不少划船的人。往往一男一女對坐着，男的只穿着游泳衣，也許赤着膊只穿短褲子。看的人絕不奇怪而且有喝采的。會親見一個女大學生指着了這樣划着的人說，「美啊！」贊美身體，贊美運動，已成了他們的道德。星期六星期日上水邊野外看去，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誰都帶一點運動員風。再進一步，便是所謂「自然運動」。大家索性不要那撈什子衣服，那才真是自然生活了。這是一定地方，當然不會隨處見着。但書籍雜誌是容易買到的。也是這種電影。那些人運動的姿勢很好看，很柔軟，有點兒像太極拳。在長天大海的背景上來這一套，確是美的，和諧的。日前報上說德國當局要取締他們，看來未免有些個多事。

柏林重要的博物院集中在司勃來河中一個小洲上。這就叫做博物院洲。雖然叫做洲，因為周圍陸地太多，河道幾乎擠得沒有了，加上十六道橋，走上去毫不覺得身在

洲中。洲上總共七個博物院，六個是通連着的。最奇偉的是勃嘉蒙（Ferganmon）與近東古跡兩個。勃嘉蒙在小亞細亞，是希臘的重要城市，就是現在的貝加瑪。柏林博物院團在那兒發掘，掘出一座大享殿，是祭大神宙斯用的。這座殿是二千二百年前造的，規模宏壯，雕刻精美。掘出的時候已經殘破；經學者苦心研究，知道原來是什麼樣子，便照着修補起來，安放在一間特建的大屋子裏。屋子之大，讓人要怎麼看這座殿都成。屋頂滿是玻璃，讓光從上面來，最均勻不過；牆是淡藍色，襯出這座白石的殿越發有神兒。殿是方鎖形，周圍都是愛翁匿克式石柱，像是個廊子。當鎖口的地方，是若干層的台階兒。兩頭也有幾層，上面各有殿基；殿基上，柱子下，便是那著名的「壁雕」。壁雕（Frieze）是希臘建築裏特別的裝飾；在狹長的石條子上半深淺地雕刻着些故事，嵌在牆壁中間。這種壁雕頗有名作。如現存在不列顛博物院裏的雅典巴昔農神殿的壁雕便是。這裏的是一百三十二碼長，有一部分已經移到殿對面的牆上去。所刻的故事是奧靈匹亞諸神與地之諸子巨人們的戰爭。其中人物精力飽滿，歷劫如生。另一間大屋裏安放着羅馬建築的殘跡。一是大三座門，上下兩層，上層全爲

裝飾用。兩層各用六對哥林斯式的石柱，與門相間着，隔出略帶曲折的廊子。上層三座門是實的，裏面各安着一尊雕像，全體整齊秀美之至。一是小神殿，兩樣都在第二世紀的時候。

近東古跡院裏的東西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年德國東方學會在巴比倫和亞述發掘出來的。中間巴比倫的以色列門 (Ischtar Gateway) 最爲壯麗。門建築在二千五百年前奈補卡德乃沙王第二的手裏。門圈兒高三十九英尺，城堞兒四十九英尺，全用藍色磁瑯磚砌成。牆上浮雕着一對對的龍（與中國所謂龍不同）和牛，黃的白的相間着；上下兩端和邊上也是這兩色的花紋。龍是巴比倫城隍馬得的聖物，牛是大神亞達的聖物。這些動物的像稀疏地排列着，一面牆上只有兩行，踏角上只有一行；形狀也單純劃一。色彩在那蓋的地子上，卻非常之鮮明。看上去真像大輻緯絲的圖案似的。還有巴比倫王宮裏正殿的面牆，是與以色列門同時做的，顏色鮮麗也一樣，只不過以植物圖案爲主罷了。馬得祭道兩旁屈折的牆基也用藍磁瑯磚；上面卻雕着向前走的獅子。這個祭道直通以色列門，現在也修補好了一小段，仍然安在以色列門前面。另有一件

模型，是整個兒的巴比侖城。這也可以慰情聊勝無了。亞述巴先宮的面牆放在以色列門的對面，當然也是修補起來的：周周正正的拱門，一層層又細又密的柱子，在許多直線裏透出秀氣。

新博物院第一層中央是一座廳。兩道寬闊而華麗的樓梯彷彿佔住了那間大屋子，但那間屋子還是照樣地覺得大不可言。屋裏什麼都高大；迎着樓梯兩座複製的大雕像，兩邊牆上大幅的歷史壁畫，一進門就讓人覺着萬千的氣象。德意志人的魄力，真有他們的。樓上本是版陳列室，今年改作哥德展覽會。有哥德和他朋友們的像，他的畫，他的書的插圖等等。浮士德的插圖最多，同一件事各人畫來趣味各別。樓下是埃及古物陳列室，大大小小的「木乃伊」都有；小孩的也有。有些在頭部放着一塊板，板上畫着死者的面相；這是用熔蠟畫的，畫法已失傳。這似乎是古人一件聰明的安排，讓千秋萬歲後，還能辨認他們的面影。另有人種學博物院在別一條街上，分兩院。所藏既豐富，又多罕見的。第一院吐魯番的壁畫最多。那些完好的真是妙莊嚴相；那些零碎的也古色古香。中國日本的東西不少，陳列得有系統極了，中日人自己

動手，怕也不過如此。第二院藏的日本的漆器與畫很好。史前的材料都收在這院裏。有三間屋專陳列一八七一到一八九零希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發掘特羅衣（Troia）城所得的遺物。

故宮在博物院洲之北，一九二一年改爲博物院，分歷史的工藝的兩部分。歷史的部分都是王旅用過的公私屋子。這些屋子每間一個樣子；屋頂，牆壁，地板，顏色，陳設，各有各的格調。但輝煌精緻，是異曲同工的。有一間屋頂作穹窿形狀，藍地金星，儼然夜天的光景。又一間張着一大塊傘形的綢子，像在遮着太陽。又一間用了「古絡錢」紋做全室的裝飾。壁上或畫畫，或掛畫。地板用細木頭嵌成種種花樣，光滑無比。外國的宮殿外觀常不如中國的宏麗，但裏邊裝飾的精美，我們卻斷乎不及。故宮西頭是皇儲舊邸。一九一九年因爲國家畫院的畫擁擠不堪，便將近代的作品挪到這兒，陳列在前邊的屋子裏。大部分是印象派表現派，也有立體派。表現派是德國自己的畫派。原始的精神，狂熱的色調，粗野模糊的構圖，你像在大野裏大風裏大火裏。有一件立體派的雕刻，是三個人像。雖然多是些三角形，直線，可是一個有一個的神

氣，彼此還互相照應，像真會說話一般。表現派的精神現在還多多少少存在：柏林魏坦公司六月間的所謂「民衆藝術展覽會」，出售小件用具和玩物。玩物裏如小動物孩子頭之類，頗有些奇形怪狀，別具風趣的。還有展覽場六月間的展覽裏，有一部是翦貼畫。用顏色紙或布拼湊成形，安排在一塊地子上，一面加上些沙子等，教人有實體之感，一面卻故意改變形體的比例與線條的曲直，力避寫實的手法。有些現代人大約「是」要看了這種手藝才痛快的。

這一回展覽裏有好些小家屋的模型，有大有小。大概造起來省錢；屋子裏空氣，光，太陽都夠現代人用。沒有那些無用的裝飾，只看見橫豎的直線。用顏色，或用對照的顏色，教人看一所屋子是「整個兒」不零碎，不瑣屑。小家屋如此，「大廈」也如此。德國的建築與荷蘭不同。他們注重實用，以簡單爲美，有時候未免太樸素些。近年來柏林這種新房子造得不少。這已不是少數藝術家的試驗而是一般人的需要了。「新西區」一帶便都是的。那一帶住屋小而巧，裏面的裝飾乾淨利落，不顯一點板滯。「大廈」多在東頭亞歷山大場，似乎美觀的少。有些滿用橫線，像夾沙糕，有些

滿用直線；這自然說的是窗子。用直線的據說是美國影響。但美國房屋高入雲霄，用直線合式；柏林的低多了，又向橫裏伸張，用直線便大大地不諧和了。「大廈」之外還有「廣場」，剛才說的展覽場便是其一。這個廣場有八座大展覽廳，連附屬的屋子共佔地十八萬二千平方英尺；空場子合計起來共佔地六十五萬平方英尺。乍走進去的時候，摸不着頭腦，彷彿連自己也會丟掉似的。建築都是新式。整個的場子若在空中看，是一幅圖案，輕靈而不板重。德意志體育場，中央飛機場，也都是這一類新造的廣場。前兩個在西，後一個在南，自然都在市外。此外電影院跳舞場往往得風氣之先，也有些新式樣。如鐵他尼亞宮電影院，那臺，那燈，那花樓，不是用圓，用弧線，便是用與弧綫相近的曲線，要的也是一個乾淨利落吧了。臺上一圈兒一圈兒有些像排簫的是管風琴。管風琴安排起來最累贅，這兒的佈置卻新鮮悅目，也許電影管風琴簡單些，才可以這麼辦。顏色用白銀與淡黃對照，教人常常清醒。祖國舞場也是新式，但多用直線形；顏色似乎多一種黑。這裏面有許多咖啡室。日本室便按日本式陳設，土耳其室便按土耳其式。還有萊茵室，在壁上畫着萊茵河的風景，用好些小電燈

點綴在天藍的背景上，看去略得河上的夜的意思——自然，屋裏別處是不用燈的。還有雷電室，壁上畫着雷電的情景，用電光運轉；電射雷鳴，與音樂應和着。愛熱鬧的人都上那兒去。

柏林西南有個波次丹（Potsdam），是佛來德列大帝的城。城外有個無愁園，園裏有個無愁宮，便是大帝常住的地方。大帝迷法國，這座宮，這座園子都仿凡爾賽的樣子。但規模小多了，神兒差遠了。大帝和伏爾泰是好朋友，他請伏爾泰在宮裏住過好些日子，那間屋便在宮西頭。宮西邊有一架大風車。據說大帝不喜歡那風車日夜轉動的聲音，派人跟那產主說要買它。出乎意外，產主楞不肯。大帝惱了，又派人去說，不賣便要拆。產主也惱了，說，我會告他。大帝想不到鄉下人這麼倔強，大加賞識，那風車只好由它響了。因此現在便叫它做歷史的風車。隔無愁宮沒多少路，有一座新宮，裏面有一間「貝廳」，牆上地上滿嵌着美麗的貝殼和寶石，雖然奇詭，却以素雅勝。

荷塘月色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要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

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一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

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煙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豔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鵲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清華園。

飄 零

一個秋夜，我和P坐在他的小書房裏，在暈黃的電燈光下，談到W的小說。

「他還在河南吧？C大學那邊很好吧？」我隨便問着。

「不，他上美國去了。」

「美國？做什麼去？」

「你覺得很奇怪吧？——波定謨約翰郝勃金醫院打電報約他做助手去。」

「哦！就是他研究心理學的地方！他在那邊成績總很好？——這回去他很願意吧？」

「不見得願意。他動身前到北京來過，我請他在啓新吃飯；他很不高興的樣子。」

「這又爲什麼呢？」

「他覺得中國沒有他做事的地方。」

「他回來才一年呢。C大學那邊沒有錢吧？」

「不但沒有錢；他們說他是瘋子！」

「瘋子！」

我們默然相對，暫時無話可說。

我想起第一回認識W的名字，是在新生雜誌上。那時我在P大學讀書，W也在那裏。我在新生上看見的是他的小說；但一個朋友告訴我，他心理學的書讀得真多；P大學圖書館裏所有的，他都讀了。文學書他也讀得不少。他說他是無一刻不讀書的。

我第一次見他的面，是在P大學宿舍的走道上；他正和朋友走着。有人告訴我，這就是W了。微曲的背，小而黑的臉，長頭髮和近視眼，這就是W了。以後我常常看他的文字，記起他這樣一個人。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學的譯文，託一個朋友請他看看。他逐一給我改正了好幾十條，不會放鬆一個字。永遠的慚愧和感謝留在我心裏。

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他突然來看我了，他說和P游了三日，明早就要到上海去。他原是山東人；這回來上海，是要上美國去的。我問起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哲學，與科學方法雜誌，我知道那是有名的雜誌。但他說裏面往往一年沒有一篇好文章，沒有什麼意思。他說近來各心理學家在英國開了一個會，有幾個人的話有味。他又用鉛筆隨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後面，寫了哲學的科學一個書名與其出版處，說是新書，可以看看。他說要走了。我送他到旅館裏。見他牀上攤着一本人生與地理，隨便拿過來翻着。他說這本小書很著名，很好的。我們在暈黃的電燈光下，默然相對了一會，又問答了幾句簡單的話：我就走了。直到現在，還不會見過他。

他到美國去後，初時還寫了些文字，後來就沒有了。他的名字，在一般人心裏，

已如遠處的雲煙了。我倒還記着他。兩三年以後，才又在文學日報上見到他一篇詩，是寫一種清趣的。我只念過他這一篇詩。他的小說我卻念過不少；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那篇雨夜，是寫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的。W是學科學的人，應該很冷靜，但他的小說卻又很熱很熱的。這就是W了。

P也上美國去，但不久就回來了。他在波定謨住了些日子，W是常常見着的。他回國後，有一個熱天，和我在南京清涼山上談起W的事。他說W在研究行爲派的心理學。他幾乎終日在實驗室裏；他解剖過許多老鼠，研究牠們的行爲。P說自己本來也願意學心理學的；但看了老鼠臨終的顫動，他執刀的手便戰戰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驕然」，「躊躇滿志」，P覺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說W研究動物行爲既久，看明牠們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幾種生理的欲望，如食慾，性慾，所玩的把戲，毫無什麼大道理存乎其間。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別有何種高貴的動機；我們第一要承認我們是動物，這便是真人。W的確是如此做人的。P說他也相信W的話；真的，P回國後的態度是大大的不同了。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卻得着P這

樣一個信徒，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

P又告訴我W戀愛的故事。是的，戀愛的故事！P說這是一個日本人，和W一同研究的，但後來走了，這件事也就完了。P說得如此冷淡，毫不像我們所想的戀愛的故事！P又會指出來日上W的一篇月光給我看。這是一篇小說，敘述一對男女趁着月光在河邊一隻空船裏密談。那女的是個有夫之婦。這時四無人跡，他倆談得親熱極了。但P說W的膽子太小了，所以這一回密談之後，便撒了手。這篇文字是W自己寫的，雖沒有如火如荼的熱鬧，但卻別有一種意思。科學與文學，科學與戀愛，這就是W了。

「『瘋子』！」，我這時忽然似乎徹悟了說，「也許是的吧？我想。一個人冷而又熱，是會變瘋子的。」

「唔」，P點頭。

「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什麼中國不中國了；偏偏又戀戀不捨的！」

「是囉。W這回真不高興，K在美國借了他的錢。這回他到北京，特地老遠的跑去和K要錢。K的沒錢，他也知道；他也並不指望這筆錢用。只想借此去罵他一頓吧了，據說拍了桌子大罵呢！」

「這與他的寫小說一樣的道理呀！唉，這就是W了。」

P無語，我卻想起一件事。

「W到美國後有信來麼？」

「長遠了，沒有信。」

我們於是都又默然。

七月二十日，白馬湖。

背 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

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歎歎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
| 涼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

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

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狠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遊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汨——汨，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爲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船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杆，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中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杆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

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粗，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是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夠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煙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真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

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袅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真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煙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

燈火通明的。現在卻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藍蔚的天，頗像荒江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脚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卻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緲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有感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

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幕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擡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極鬧熱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時處處都是歌聲和淒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

響，抑揚的不齊，遠近的雜沓，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爲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爲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卽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眵垢，也是枉然。這真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卻真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

又處偷偷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卻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卻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卻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卻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卻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

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求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行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的船並着了。燦燦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踉蹌不安了。那時一箇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會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臉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

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為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箇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

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筋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箇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會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想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鬪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箇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一）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歌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鬪；爭

鬪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箇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箇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細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

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泊——泊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照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

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完，於溫州。

(一) 原詩是，「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爲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見
雪朝四八頁

女人

白水是個老實人，又是個有趣的人。他能在談天的時候，滔滔不絕地發出長篇大論。這回聽勉子說，日本某雜誌上有「女？」一文，是幾個文人以「女」爲題的桌話的紀錄。他說，「這倒有趣，我們何不也來一下？」我們說，「你先來！」他搔了搔頭髮道：「好！就是我先來；你們可別臨陣脫逃才好。」我們知道他照例是開口不能自休的。果然，一番話費了這多時候，以致別人只有補充的工夫，沒有自敘的餘裕。那時我被指定爲臨時書記，會將桌上所說，拉雜寫下。現在整理出來，便是以下一文。因爲十之八是白水的意涵，便用了第一人稱，作爲他自述的模樣；我想，白水大概不

至於不承認吧？

老實說，我是個歡喜女人的人；從國民學校時代直到現在，我總一貫地歡喜着女人。雖然不會受着什麼「女難」，而女人的力量，我確是常常領略到的。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塊軟鐵；爲了一個虛構的或實際的女人，獸獸的想了一兩點鐘，乃至想了一兩個星期，真有不知肉味光景——這種事是屢屢有的。在路上走，遠遠的有女人來了，我的眼睛便像蜜蜂們嗅着花香一般，直攬過去。但是我很知足，普通的女人，大概看一兩眼也就夠了，至多再掉一回頭。像我的一位同學那樣，遇見了異性，就立正——向左或向右轉，仔細用他那兩隻近視眼，從眼鏡下面緊緊追出去半日半日，然後看不見，然後開步走——我是用不着的。我們地方有句土話說：「乖子望一眼，獸子望到晚；」我大約總在「乖子」一邊了。我到無論什麼地方，第一總是用我的眼睛去尋找女人。在火車裏，我必走遍幾輛車去發見女人；在輪船裏，我必走遍全船去發見女人。我若找不到女人時，我便逛遊戲場去，趕廟會去，——我大膽地加一句——

參觀女學校去；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於是我的眼睛更忙了！我拖着兩隻腳跟着牠們走，往往直到疲倦爲止。

我所追尋的女人是什麼呢？我所發見的女人是什麼呢？這是藝術的女人。從前人將女人比做花，比做鳥，比做羔羊；他們只是說，女人是自然手裏創造出來的藝術，使人們歡喜讚嘆——正如藝術的兒童是自然的創作，使人們歡喜讚嘆一樣。不獨男歡喜讚嘆，女人也歡喜讚嘆；而「妒」便是歡喜讚嘆的另一面，正如「愛」是歡喜讚嘆的一面的一樣。受歡迎讚嘆的，又不獨是女人，男人也有。「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便是好例；而「美丰儀」一語，尤爲「史不絕書」。但男人的藝術氣分，似乎總要少些；賈寶玉說得好：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這是天命呢？還是人事呢？我現在還不得而知；只覺得事實是如此罷了。——你看，目下學繪畫的「人體習作」的時候，誰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兒呢？這不是因爲女人的曲線更爲可愛麼？我們說，自有歷史以來，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藝術的；這句話總該不會錯吧？所以我說，藝術的女人。所謂藝術的女人，有三種意思：是女人中最爲藝術的，是女人

的藝術的一面，是我們以藝術的眼去看女人。我說女人比男人更其藝術的，是一般的說法；說女人中最為藝術的，是個別的說法。——而「藝術」一詞，我用牠的狹義，專指眼睛的藝術而言，與繪畫，雕刻，跳舞同其範類。藝術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顏色和輪廓和動作的女人，便是她的容貌，身材，姿態，使我們看了感到「自己圓滿」的女人。這裏有一塊天然的界碑，我所說的只是處女，少婦，中年婦人，那些老太太們，為她們的年歲所侵蝕，已上了凋零與枯萎的路途，在這一件上，已是落伍者了。女人的圓滿相，只是她的「人的諸相」之一；她可以有才能，大智慧，大仁慈，大勇毅，大貞潔等等，但都無礙於這一相。諸相可取幫助這一相，使其更臻於充實；這一相也可幫助諸相，分其圓滿於牠們，有時更能遮蓋牠們的缺處。我們之看女人，若被牠的圓滿相所吸引，便會不顧自己，不顧她的一切，而祇陶醉於其中；這個陶醉是刹那的，無關心的，而且在沈默之中的。

我們之看女人，是歡喜而決不是戀愛。戀愛是全般，歡喜是部分的。戀愛是整個「自我」與整個「自我」的融合，故堅深而久長；歡喜是「自我」間斷片的融合，故

輕淺而飄忽。這兩者都是生命的趣味，生命的姿態。但戀愛是對人的，歡喜却兼人與物而言。——此外本還有「仁愛」，便是「民胞物與」之懷；再進一步，「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便是「神愛」，「大愛」了。這種無分物我的愛，非我所要論！但在此又須立一界碑，凡偉大莊嚴之象，無論屬人屬物，足以吸引人心者，必爲這種愛；而優美豔麗的光景則始在「歡喜」的閩中。至於戀愛，以人格的吸引爲骨子，有極強的佔有性，又與二者不同。Y君以人與物平分戀愛與歡喜，以爲「喜」僅屬物，「愛」乃屬人；若對人言「喜」，便是蔑視他的人格了。現在有許多人也以爲將女人比花，比鳥，比羔羊，便是侮辱女人；讚頌女人的體態，也是侮辱女人。所以者何？便是蔑視她們的人格了！但我覺我們若不能將「體態的美」排斥於人格之外，我們便要慢慢的說這句話！而美若是一種價值，人格若是建築於價值的基石上，我們又何能排斥那「體態的美」呢？所以我以爲只須將女人的藝術的一面作爲藝術而鑑賞牠，與鑑賞其他優美的自然一樣；藝術與自然是「非人格」的，當然便說不上「蔑視」與否。在這樣的立場上，將人比物，歡喜讚嘆，自與因襲的玩弄的態度相差十萬八千里，當

可告無罪於天下。——祇有將女人看作「玩物」，才真是蔑視呢；即使是在所謂的「戀愛」之中。藝術的女人，是的，藝術的女人！我們要用驚異的眼去看她，那是一種奇跡！

我之看女人，十六年於茲了，我發見了一件事，就是將女人作為藝術而鑑賞時，切不可使她知道；無論是生疏的，是較熟悉的。因為這要引起她性的自衛的羞恥心或他種嫌惡心，她的藝術味便要變稀薄了；而我們因她的羞恥或嫌惡而關心，也就不能靜觀自得了。所以我們只好秘密地鑑賞；藝術原來是秘密的呀，自然的創作原來是秘密的呀。但是我所歡喜的藝術的女人，究竟是怎樣的呢？您得問了。讓我告訴您：我見過西洋女人，日本女人，江南江北兩個女人城內的女人，名聞浙東西的女人；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我只見過不到半打的藝術的女人！而且其中只有一個西洋人，沒有一個日本人！那西洋的處女是在Y城裏一條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驚鴻一瞥似地便過去了。其餘有兩個是在兩次火車裏遇着的，一個看了半天，一個看了兩天；還有一個是在鄉村裏遇着的，足足看了三個月。——我以為藝術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溫柔的

空氣；使人如聽着簫管的悠揚，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如躺着在天鵝絨的厚毯上。她是如水的密，如烟的輕，籠罩着我們；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這是由她的動作而來的；她的一舉步，一伸腰，一掠髮，一轉眼，一低頭，乃至衣袂的微颺，裙幅的輕舞，都如蜜的流，風的微漾；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最可愛的是那軟軟的腰兒，從前人說臨風的垂柳，紅樓夢裏說晴雯的「水蛇腰兒」，都是說腰肢的細軟的；但我所歡喜的腰呀，簡直和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使我滿舌頭的甜，滿牙齒的軟呀。腰是這般軟了，手足自也有飄逸不凡之概。你瞧她的足脛多麼豐滿呢！從膝關節以下，漸漸的隆起，像新蒸的麵包一樣；後來又漸漸漸漸地緩下去了。這足脛上正罩着絲襪，淡青的？或者白的？拉得緊緊的，一些兒縐紋沒有，更將那豐滿的曲線顯得豐滿了；而那閃閃的鮮嫩的光，簡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你再往上瞧，她的兩肩又多麼亭勻呢！像雙生的小羊似的，又像兩座玉峯似的；正是秋山那般瘦，秋水那般平呀。肩以上，便到了

一般人謳歌頌讚所集的「面目」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她那雙鴿子般的眼睛，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說話。在惺忪微倦的時候，尤其可喜，因為正像一對睡了的褐色小鴿

子。和那潤澤而微紅的雙頰，蘋菓般照耀着的，恰如曙色之與夕陽，巧妙的相映襯着。再加上那覆額的，稠密而蓬鬆的髮，像天空的亂雲一般，點綴得更有趣了。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愛的東西；微笑是半開的花朵，裏面流溢着詩與畫與無聲的音樂。是的，我說的已多了；我不必將我所見的，一個人一個分別說給你，我只將她們融合成一個 Sketch 給你看——這就是我的驚異的型；就是我所謂藝術的女子的型。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

在女人的聚會裏，有時也有一種溫柔的空氣；但祇是籠統的空氣，沒有詳細的節目。所以這是要由遠觀而鑑賞的，與個別的看法不同；若近觀時，那籠統的空氣也許會消失了的。說起這藝術的「女人的聚會」，我却想着數年前的事了，雲烟一般，好惹人悵惘的。在P城一個禮拜日的早晨，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裏去做禮拜；聽說那邊女人多，我是禮拜女人去的。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我去的時候，女坐還空着，似乎頗遙遙的；我的遐想便去充滿了每個空坐裏。忽然眼睛有些花了，在薄薄的香澤當中，一羣白上衣，黑背心，黑裙子的女人，默默的，遠遠的走進來了。我現在不會看見上

帝，却看見了帶着翼子的這些安琪兒了！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暮靄四合的時候，一隻插着小紅花的遊艇裏，坐着八九個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湖風舞弄着她們的衣裳，便成一片渾然的白。我想她們是湖之女神，以遊戲三昧，暫現色相於人間的呢！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橋上，淡月微雲之下，倚着十來個，也是姑娘，朦朦朧朧的與月一齊白着。在抖蕩的歌喉裏，我又遇着月姊兒的化身了！——這些是我所發見的又一型。

是的，藝術的女人，那是一種奇跡！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五日，白馬湖。

一封 信

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要說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

爲平平常常，正像「糊塗」一樣「難得」，特別是在「這年頭」。但不知怎的，總不時想着在那兒過了五六年轉徙無常的生活的南方。轉徙無常，誠然算不得好

日子；但要說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時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現在終日看見一樣的臉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於是木木然，心上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戰慄起來，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裏。走路，說話，都要費很大的力氣；還不能如意。心裏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着，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正可借來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詩。這是兩年前初到北京，在一個村店裏，喝了兩盃「蓮花白」以後，信筆塗出來的。於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於詩中所說的，那更是遙遙乎遠哉了，但是事情是這樣湊巧：今天喫了午飯，偶然抽一本舊雜誌來消遣，卻翻着了三年前給S的一封信。信裏說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寧波之南的台州。這真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於想不出，這卻指引我一條路，雖然只是「一條」路而已。

我不忘記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藤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記S。他從前歡喜喝酒，歡喜罵人；但他是個有天真的人。他待朋友真不錯。L從湖南到寧波去找他，不名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結了婚。爲結婚的事煩惱了幾個整年的他，這算是落葉歸根了；但他也與我一樣，已快上那「中年」的線了吧。結婚後我們見過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樣，結了婚終於是結了婚的樣子了吧。但我老只是記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嫵媚的罵人的意態；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

南方這一年的變動，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我起初還知道他的蹤跡；這半年是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樣地過着這狂風似的日子呢？我所沉吟的正在此。我說過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個小浪；我說過森林，他正是森林裏的一隻小鳥。恕我，恕我，我向那裏去找你？

這封信會印在台州師範學校的綠絲上。我現在重印在這裏；這是我眼前一個很好的自慰的法子。

九月二十七日記

我對於台州，永遠不能忘記！我第一日到六師校等，係由埠頭坐了轎子去的。轎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詫異，爲什麼堂堂一個府城，竟會這樣冷靜！那時正是春天，而因天氣的薄陰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加入了秋之國土。約莫到了賣花橋邊，我看見那清綠的北固山，下面點綴着幾帶樸實的洋房子，心胸頓然開朗，彷彿微微的風拂過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裏，登樓一望，見遠山之上，都罩着白雲。四面全無人聲，也無人影；天上的鳥也無一隻。只背後山上謾謾的松風略略可聽而已。那時我真脫卻人間烟火氣而飄飄欲仙了！後來我雖然發見了那座樓實在太壞了！柱子如雞骨，地板如雞皮！但自然的寬大使我忘記了那房屋的狹窄。我於是會好幾次爬到北固山的頂上，去領略那颼颼的高風，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綠綠的田畝。這是我最高興的。

來信說起紫藤花，我真愛那些紫藤花！在那樣樸陋——現在大概不那樣樸陋了吧！——的房子裏，庭院中，竟有那樣雄偉，那樣繁華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驚詫！她的

雄偉與繁華遮住了那樸陋，使我一對照，反覺樸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幾度在花下徘徊：那時學生都上課去了，只賸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鮮豔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醞釀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裏，不知怎麼是好！那花真好看！蒼老虬勁的枝幹，這麼粗這麼粗的枝幹，宛轉騰挪而上；誰知她的纖指會那樣嫩，那樣豔麗呢？那花真好看：一縷縷垂垂的細絲，將她們懸在那皴裂的臂上，臨風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妝的少婦，像兩頰又像雙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們下課的時候，又曾幾度在樓頭眺望：那丰姿更是撩人：雲哟，霞哟，仙女哟！我離開台州以後，永遠沒見過那樣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記她，我真妬羨你們！

此外，南山殿望江樓上看浮橋（現在早已沒有了），看懂懂的人在長長的橋上往來着；東湖水閣上，九折橋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釣魚的人；府後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門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醫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歡的。說來可笑，我還呢得我從前住過的舊倉頭楊姓的房子裏一張畫桌；那是一張紅漆的，一

丈光景長而狹的畫桌，我放牠在我樓上的窗前，在上面讀書，和人談話，過了我半年的生活。現在想已擱起來無人用了吧？唉！

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樣樸實；我一年裏只見過三個上海裝束的流氓！學生中我頗有記得的。前些時有位P君寫信給我，我雖未有工夫作覆，但心中很感謝！乘此機會請你爲我轉告一句。

我寫的已多了；這些胡亂的話，不知可附載在綠絲的末尾，使牠和我的舊友見見面麼？

弟自清。

阿河

我這一回寒假，因爲養病，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那別墅是在鄉下。前面偏左的地方，是一片淡藍的湖水，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裏，越顯得清朗朗的。水面常如鏡子一般。風起時，微有皺痕；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過一會子就好了。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緩緩地不聲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門前有

一條小石橋，橋那邊盡是田畝。這邊沿岸一帶，相間地栽着桃樹和柳樹，春來當有一番熱鬧的夢。別墅外面繚繞着短短的竹籬，籬外是小小的路。裏邊一座向南的樓，背後便倚着山。西邊是三間平屋，我便住在這裏。院子裏有兩塊草地，上面隨便放着兩三塊石頭。另外的隙地上，或羅列着盆栽，或種蒔着花草。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裏去了。

我的親戚韋君只有夫婦二人 and 一個女兒。她在外邊念書，這時也剛回到家裏。她邀來三位同學，同到她家過這個寒假；兩位是親戚，一位是朋友。她們住着樓上的兩間屋子。韋君夫婦也住在樓上。樓下正中是客廳，常是閒着，西間是喫飯的地方；東間便是韋君的書房，我們談天，喝茶，看報，都在這裏。我喫了飯，便是一個人，也要到這裏來閒坐一回。我來的第二天，韋小姐告訴我，她母親要給她們找一個好好的女用人；長工阿齊說有一個表妹，母親叫他明天就帶來做做看呢。她似乎很高興的樣子，我祇是不經意地答應。

平屋與樓屋之間，是一個小小的廚房。我住的是東面的屋子，從窗子裏可以看見

廚房裏人的來往。這一天午飯前，我偶然向外看看，見一個面生的女用人，兩手提着兩把白鐵壺，正望廚房裏走；韋家的李媽在她前面領着，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像冬天的枯草一樣。身上穿着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黑裏已泛出黃色；棉襖長與膝齊，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腳倒是雙天足，穿着尖頭的黑布鞋，後跟還帶着兩片同色的「葉拔兒」。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想完了就坐下看書。晚飯後，韋小姐告訴我，女用人來了，她的名字叫「阿河」。我說，「名字很好，只是人土些；還能做麼？」她說，「別看他土，很聰明呢。」我說，「哦。」便接着看手中的報了。

以後每天早上，中上，晚上，我常常看見阿河挈着水壺來往；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韋小姐忽然和我說，你別看阿河土，她的志氣很好，她是個可憐的人。我和娘說，把我前幾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吧。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給了她正好。娘先不肯，說她來了沒有幾天；後來也肯了。今天拿出來讓她穿，正合式呢。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她真聰明，一學就會了。她說拿到工錢，也

要打一雙穿呢。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

「她這樣愛好！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好！你們儘教她講究，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大家都笑了。

舊新年是過去了。因為江浙的兵事，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裏多住些日子。這時阿河如換了一個人。她穿着實藍色挑着小花兒的布棉襖褲；脚下是嫩藍色毛繩鞋，鞋口還綴着兩個半藍半白的小絨球兒。我想這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古語說得好，「人要衣裳馬要鞍」，阿河這樣打扮，真有些楚楚可憐了。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覆額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貼。一張小小的圓臉，如正開的桃李花；臉上並沒有笑，却隱隱地含着春日的光輝，像花房裏充了蜜一般。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跡；我現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我覺得在深山裏發見了一粒貓兒眼；這樣精純的貓兒眼，是我生平所僅見！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極願和她說一句話——極平淡的話，一句也好。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這樣鬱鬱了一禮拜。

這是元宵節的前一晚上。我喫了飯，在屋裏坐了一會，覺得有些無聊，便信步走到那書房裏。拿起報來，想再細看一回。忽然門鈕一響，阿河進來了。她手裏拿着三四支顏色鉛筆；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他站在我面前了，靜靜地微笑着說：「白先生，你知道鉛筆鏢在那裏？」一面將拿着的鉛筆給我看。我不自主地立起來，匆忙地應道，「在這裏；」我用手指着南邊柱子。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我領她走近了柱子。這時我像閃電似地躊躇了一下，便說，「我：我：」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我放進鏢子裏鏢給她看。鏢了兩下，便想交給她；但終於鏢完了一枝。交還了她。她接了筆略看一看，仍仰着臉向我。我窘極了。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到底硬看頭皮搭訕着說，「就這樣鏢好了。」我趕緊向門外一瞥，就走回原處看報去。但我的頭剛低下，我的眼已擡起來了。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你會麼？」她不會掉過頭來，只「嚶」了一聲，也不說話。我看了她背影一會。覺得應該低下頭了。等我再擡起頭來時，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我想再問她一句話，但終於不會出口。我撇下了報，站起來走了一會，便回到自己屋裏。我一直想着些什麼，

但什麼也沒有想出。

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廚房裏走時，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她的影子真好。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又勻稱，又苗條，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她兩手各提着一隻水壺，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這全由於她的腰；她的腰真太軟了，用白水的話說，真是軟到使我如喫蘇州的牛皮糖一樣。不止她的腰，我的日記裏說得好：「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水月爭靈的曲線，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而那兩頰的曲線，尤其甜蜜可人。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潤澤如玉。她的皮膚，嫩得可以搯出水來；我的日記裏說，「我很想去搯她一下呀！」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老是在灑灑的春水上打着圈兒。她的笑最使我記住，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裏。我不是說過，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那麼，她微笑的時候，便是盛開的時候了：花房裏充滿了的蜜，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她的髮不甚厚，但黑而有光，柔軟而滑，如純絲一般。只可惜我不會聞着一些兒香。唉！從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所得的真太少了；若不是昨晚一見，——雖只幾分鐘——我真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

午飯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只有我，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裏。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我說，

「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

「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一位蔡小姐便答道：「看她很聰明，就問她爲甚麼不念書？他被我們一問，就傷心起來了。……」

「是的，」韋小姐笑着搶了說，「後來還哭了呢；還有一位傻子陪她淌眼淚呢。」那邊黃小姐可急了，走過來推了她一下。蔡小姐忙攔住道，「人家說正經話，你們儘鬧着頑兒！讓我說完了呀——」

「我代你說啵，」韋小姐仍搶着說，「——她說她只有一個爹，沒有娘。嫁了一個男人，倒有三十多歲，土頭土腦的，臉上滿是疤！他是李媽的鄰舍，我還看見過呢。……」

「好了，底下我說吧。」蔡小姐接着道，她男子又不要好，儘愛賭錢；她一氣，

就住到娘家來，有一年多不回去了。」

「她今年幾歲？」我問。

「十七不知十八？前年出嫁的，幾個月就回家了，」蔡小姐說。

「不，十八，我知道，」韋小姐改正道。

「哦。你們可會勸她離婚？」

「怎麼不勸？」韋小姐應道，「她說十八回去喫她表哥的喜酒，要和她爹去說呢。」

「你們教她的好事，該當何罪！」我笑了。

她們也都笑了。

十九的早上，我正在屋裏看書，聽見外面有嚶嚶的聲音；這是從來沒有的。我立刻走出來看；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來，卻給阿齊攔住。他們只是央告，阿齊只是不肯。這時韋君已走出院中，向他們道，

「你們回去吧。人在我這裏，不要緊的。快回去，不要瞎吵！」

兩個人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俄延了一會，只好走了。我問韋君什麼事？他

「阿河囉！還不是瞎吵一回子。」

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

喫了飯，我趕緊問韋小姐，她說，

「她是告訴娘的，你問娘去。」

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便到西間裏問韋太太；她正看着李媽收拾碗碟呢。她見我問，便笑着說，

「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她昨天回去，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了去的，打扮得嬌滴滴的，也難怪，被她男人看見了，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今天早上，她騙她男人，說要到此地來會行李。她男人就會信她，派了兩個人跟着。那知她到了這裏，便叫阿齊攔着跟來的人；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你說我有什麼法子。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好在沒有幾天，她們

要上學了，我將來交給她的爸吧。唉，現在的人，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一個鄉下女人，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

「可不是，」李媽在旁插嘴道，「太太你不知道；我家三叔前兒來，我還聽他說呢。我本不該說的，阿彌陀佛！太太，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老願意住在娘家，是什麼道理？家裏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

「低些，真的麼？」韋太太驚詫地問。

「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總有些疑心；今天看她的樣子，真有幾分對呢。太太，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

「這該不至於吧。」我淡淡地插了一句。

「少爺，你那裏知道！」韋太太嘆了一口氣，「——好在沒有幾天了，讓她快些走吧；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她的事，我們以後也別談吧。」

開學的通告來了，我定在二十八走。二十六的晚上，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裏挈水了，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了；我在樓上，都不知道呢。」

我應了一聲，一句話也沒有說。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喫的人，忽然絕了糧；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只翻來覆去地做夢，醒來却又一例茫然。這樣昏昏沈沈地到了二十八早上，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別而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我只得含糊答應着。出門時，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我怎好回頭呢？

到校一打聽，老友陸已來了。我不及料理行李，便找着他，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他本是個好事的人；聽我說時，時而皺眉，時而嘆氣，時而擦掌。聽到她只十八歲時，他突然將舌頭一伸，跳起來道，

「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要不然，我准得想法子娶她！」

「你娶她就好了；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

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陸忽然拍着桌子道，

「有了，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他現在還沒有主兒，何不給他倆撮合一下。」
我正要答說，他已出去了。過了一會子，他和汪來了；進門就嚷着說，

「我和他說，他不信；要問你呢！」

「事是有的，人呢，也真不錯。只是人家的事，我們憑什麼去管！」我說。

「想法子呀！」陸嚷着。

「什麼法子？你說！」

「好，你們儘和我鬥玩笑，我才不理會你們呢！」汪笑了。

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但誰也不會認真去「想法子」。

一轉眼已到了春假。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水是綠綠的，桃腮柳眼，着意引人。

我卻只惦着阿河，不知她怎麼樣了。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我背地裏問她，她說，

「奇得狠！阿齊告訴我，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不想她

回去；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人就是他的爹的了；他自

己也好另娶一房人。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她求娘可憐可憐她！娘的脾氣你

知道。她是個古板的人；她數說了阿河一頓，一個錢也不給！我現在和阿齊說，讓他

上鎖去時，帶個信兒給她，我可以給她五塊錢。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我教阿齊一塊

兒告訴她吧。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

「我拿十塊錢吧，你告訴阿齊就是。」

我看阿齊空閒了，便又去問阿河的事。他說，

「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只怕難吧，八十塊大洋呢！」

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不願再問下去。

過了兩天，阿齊從鎮上回來，說，

「今天見着阿河了。娘的，齊整起來了，穿起了裙子，做老板娘了！據說是自己揀中的；這種年頭！」

我立刻覺得，這一來完全了！只怔怔地看着阿齊，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咳，我說什麼好呢？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

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

一九二六年一月。

旅行雜記

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我也想觀觀光；故「不遠千里」的從浙江趕到上海，決於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

一 殷勤的招待

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在上海這樣大車站裏，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麼異樣；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一時之盛」的光景，在車站的一角上，是顯然可見的。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那裏叢着一羣人，正在向兩位特派的招待員接洽。壁上貼着一張黃色的磅紙，寫着龍蛇飛舞的字：「二等四元口，三等二元口。」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自然是買車票。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買半票却非由他們二位來「優待」一下不可。「優待」可真不是容易的事！他們實行「優待」的時候，要向每個人取名片，票價，——還得找錢。他們往還於茶點

室和售票處之間，少說些，足有二十次！他們手裏拿着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眼睛總是張望着前面，彷彿遺失了什麼，急急尋覓一樣；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着；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居然買了幾張票，憑着名片分發了。每次分發時，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等到得不着票子，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却也顧不得這些。可是鐘走得真快，不覺七點還欠五分了。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着，大家都着急；而招待員竟不出來！有的人急忙尋着他們，情願取回了錢，自買全票；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着。他們却只有忙着照名片退錢，一言不發。——真好性兒！於是大家三步并作兩步，自己去買票子；這一擠非同小可！我除照付票價外，還出了一身大汗，纔弄到一張三等車票。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這樣的飯桶！」「真飯桶！」「早做什麼事的？」「六點鐘就來了，還是自己買票，冤不冤！」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是些兒熱了。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這也縣算是殷勤了；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

了。——上車後，車就開了；有人問，「兩個飯桶來了沒有？」「沒有吧！」車是開了。

二 「躬逢其盛」

七月三日的晚上，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纔在大會註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這個標識很不漂亮，但頗有實用。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我得躬逢其盛，全靠著牠呢。

七月三日的早晨，大雨傾盆而下。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遠；但我終於冒了狂風暴雨，乘了黃包車赴會。在這一點上，我的熱心決不下於社員諸君的。

到了會場門首，早已停着許多汽車，馬車；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走進會場，坐定細看，一切都很從容，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樓上正中是女賓席，似乎很是寥寥；兩旁都是軍警席——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一個黑色的警察，間着一個灰色的兵士，靜默的立着。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因為

既沒有鑲磁的社員徽章，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而且也沒有真正的「席」——坐位。（我所謂「軍警席」，是就實際而言，當時場中并無此項名義，合行聲明。）聽說督軍省長都要「駕臨」該場；他們是原保衛「兩長」來的，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好一個武裝的會場！

那時「兩長」未到，盛會還未開場；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一位教員風的女士上臺來，像一道光閃在聽衆的眼前；她請大衆練習盡力中華歌。大家茫然的立起，跟着她唱。但「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有些人不敢高唱，有些人竟唱不出。所以唱完的時候，她溫和地笑着向大家說：「這回太低了，等等再唱一回。」她輕輕的鞠了躬，走了。等了一回，她果然又來了。說完「一——二——三——四」之後，「盡力中華」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她將左手插在腰間，右手上下的揮着，表示節拍；揮手的時候，腰部以上也隨着微微的向左右傾側，顯出極爲柔軟的曲線；她的頭略略偏右仰着，嘴唇輕輕的動着，嘴唇以上，盡是微笑。唱完時，她仍笑着說，「好些了，等等再唱。」再唱的時候，她拍着兩手，發出清脆的響，其餘和前回一樣。唱完，她立刻

又「一——二——三——四」的要大家唱。大家似乎很驚愕，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但是半秒鐘的錯愕與不耐以後，終於又唱起來了——自然有一部分人，因疲倦而休息。於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不一會，場中忽然紛擾，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這是齊督軍，韓省長來了，開會的時間真到了！

空空的講壇上，這時竟濟濟一臺了。正中有三張椅子，兩旁各有一排椅子。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韓國鈞，另有一個西裝少年；後來他演說，纔知是「高督辦」——就是諱「恩洪」的了——的代表。這三人端坐在臺的正中，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他們雖坦然的坐着，我却無端的爲他們「惶恐」着。——於是開會了，照着秩序單進行。詳細的情形，有各報記述可看，毋庸在下再來饒舌。現在單表齊燮元，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的高論。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他的聲音是加倍的宏亮；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齊燮元究竟與衆不同呀！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他的話是「字本位」，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字與字間的時距，我不能指明，只覺比普通入說話延長罷了；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是有幾句說完之後。那時

我總以爲第一句應該開始了，豈知一等不來，二等不至，三等不到；他在唱歌呢，這兒碰着全休止符了！等到三等等完，四拍拍畢，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姍姍的來了。這其間至少有一秒鐘；要用主觀的計時法，簡直可說足有五分鐘！說來說去，究竟他說的是什麼呢？我恭恭敬敬的答道：半篇八股！他用拆字法將「中華教育改進社」一題拆爲四段：先做「教育」二字，是爲第一股；次做「教育改進」，是爲第二股；「中華教育改進」是第三股；加上「社」字，是第四股。層層遞進，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齊燮元本是廩貢生，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只因時代維新，不免也要改良一番才好應世；八股只剩了四股，大約便是爲此了。最教我不忘記的，是他說完後的那一鞠躬。那一鞠躬真是與衆不同，鞠下去時，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髮；他然後慢慢的立起退下。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是的確確的。接着便是韓國鈞了。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裏面會有一節，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頗有痛心疾首之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但他卻不會照本宣揚，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

還是另有原因，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只有煞尾的時候，他提高了喉嚨，我也豎起了耳朵，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他說：「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今天到會諸君，卻南北都有，同以研究教育爲職志，毫無畛域之見。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不能靠武力！」這最後一句話確是漂亮，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贊嘆。他便在掌聲裏退下。這時我們所注意的，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可惜我眼睛不佳，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這是很遺憾的。於是——是我行文的「於是」，不是事實的「於是」，請注意——來了郭秉文博士。他說，我只記得他說，「青年的思想應穩健，正確。」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這是齊燮元的話。」但我卻發見了，這也是韓國鈞的話，便是開會辭裏所說的。究竟是誰的話呢？或者是「英雄所見，大略相同」麼？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但我不能明白：什麼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郭博士的演說裏不會下注腳，我也只好終於莫測高深了。

還有一事，不可不記。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有一個瘦長的，始終筆直的站着，幾乎不會移過一步，真像石像一般，有着可怕的靜默。我最佩服他那昂着的頭和

和垂着的手；那天真苦了牠們三位了！另有一個警官，也頗可觀。他那肥碩的身體，凸出的肚皮，老是背着的雙手，和那微微仰起下巴，高高翹着的仁丹鬚子，以及胸前纍纍掛着的徽章——那天場中，這後兩件是他所獨有的——都顯出他的身分和驕傲。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着，似乎在督率着他的部下。我不能忘記他。

三 第三人稱

七月口日，正式開會。社員全體大會外，便是許多分組會議。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麽回事，值得注意的是後者。我因爲也忝然的做了國文教師，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不幸聽了一次，便生了病，不能再去。那一次所議的是「採用他，她，牠案」（大意如此，原文忘記了）；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這次討論，總算詳細已極，無微不至；在討論時，很有幾位英雄，舌木翻瀾，妙緒環湧，使得我茅塞頓開，搖頭佩服。這不可以不記。

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在現在大家已經「採用」「他，她，牠」的時候，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真可算得老成持重，「不敢爲天下先」，確遵

老子遺訓的了。在我們禮義之邦，無論何處，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爲他的從容而被忽視，反因爲他的從容而被尊崇，這就是所謂「讓德」。且看當日之情形，誰不興高而彩烈？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本來呢，「新文學」裏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既「她」「伊」之互用，又「牠」「它」之不同，更有「佢」「彼」之流，竄跳其間；於是乎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提案人雖只爲辨「性」起見，但指定的三字，皆屬於也字系統，儼然有正名之意。將來「也」字系統若竟成爲正統，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於提案人的。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如此的見解，怎不教人佩服？

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就是在「她」字。「人」讓他站着，「牛」也讓牠站着；所饒不過的是「女」人，就是「她」字旁邊立着的那「女」人！於是辯論開始了。一位教師說，「據我的『經驗』，女學生總不喜歡『她』字——男人的『他』，只標一個『人』字旁，女子的『她』，卻特別標一個『女』字旁，表明是個女人；這是她們所不平的！我發出的講義，上面的『他』字，她們常常要將『人』字旁改成『男』字

旁，可以見她們報復的意思了。」大家聽了，都微微笑着，像很有味似的。另一位却起來駁道，「我也在女學校堂教書，却沒有這種情形！」海格爾的定律不錯，調和派來了，他說，「這本來有兩派：用文言的歡喜用『伊』字，如周作人先生便是；用白話的歡喜用『她』字，『伊』字用的少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用文言的歡喜用『伉』字，」這句話却有意思！文言裏間或有「伊」字看見，這是真理；但若說那些「伊」都是女人，那却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周作人先生提倡用「伊」字也是實，但只是用在白話裏；我可保證，他決不會有什麼「用文言」的話！而且若是主張「伊」字用於文言，那和主張人有兩隻手一樣，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於是又冤枉了周先生！——調和終於無效，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大家都傾耳以待，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她說話快極了，我聽到的警句只是，「歷來加『女』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她』字是用不得的！」一位「他」立刻駁道，「『好』字豈不是『女』字旁麼？」大家都大笑了。在這大笑之中，忽有蒼老的聲音：「我看『他』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二等車；『她』字加了『女』字旁，是請她們坐二等車，有什麼

「不好呢？」這回真鬧堂了，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眼淚幾乎要出來；真是所謂「笑中有淚」了。後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於是乎一幕喜劇告成。

「二等車」，「三等車」這一個比喻，真是新鮮，足爲修辭開一新穎的局面，使我有永遠的趣味。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至今傳爲佳話；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二三等車」的比喻，真是媲美前修，啓迪來學了。但這個「二三等之別」究竟也有例外；我離開南京那一晚，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她」！我想：「她」「她」「她」何以不坐二等車呢？難道客氣不成？——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

一九二四年，温州。

二 詩歌

歌聲

好嘹亮的歌聲！

黑暗的空地裏，

鬚髯充滿了光明

我波瀾洶湧的心，

像古井般平靜；

可是一些沒冷，

還深深地含着縷縷微溫。

甚麼世界？

甚麼我和人？

我全忘記了，——一些不省！

只覺輕飄飄的，好像浮着，

隨着那歌聲的轉折，

一層層往裏追尋。

滿月的光

好一片茫茫的月光，

靜悄悄躺在地上！

枯樹們的疏影

蕩漾出她們伶俐的模樣。

髣髴她所照臨，

都在這般伶俐伶俐地蕩漾；

一色內外清瑩，

再不見纖毫翳障。

月啊！我願永永浸在你的光明海裏，

長是和你一般雪亮！



新年

夜幕沈沈，

籠着大地。

新年天半飛來，

啊！好美麗鮮紅的兩翅！

她口中含着黃澄澄的金粒

「未來」的種子。

翅子「拍拍」的聲音

驚破了寂寞。

他們血一般的光，

照徹了夜幕；

幕中人醒，

看見新年好樂！

新年交給他們

那顆圓的金粒；

她說，「快好好地種起來，

這是你們生命的秘密！」

悵 惘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

原來她不見了！

她的美在沈默的深處藏着，

我這兩日便在沈默裏浸着。

沈默隨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歸呢？

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裏了！

原來她不見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

秋

慘澹的長天板着臉望下瞧着，

小院裏兩株亭亭的綠樹掩映着。

一陣西風吹來，他們的葉子都顫起來了，

鬢髻怕搖落的樣子——

西風是報信的？

呀！颯颯地又下雨了，

葉子被打得格外顫了。

雨裏一箇人立着，不聲不響的，
也在顫着；

好久，他才張開兩臂低聲說，
「秋天來了！」

八月揚州作

紀遊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維祺遊天竺，靈隱，韜光，北高峯，玉泉諸
勝，心裏很是歡喜；二日後寫成這詩。

一

靈隱的路上，

磚砌着五尺來寬的道兒，

像無盡長似的；

兩旁葱綠的樹把着臂兒，
讓我們下面過着。

泉兒只是泠泠地流着，

兩個亭兒亭亭地俯看着；

俯看着他們的，

便是巍巍峨峨的，金碧輝煌的殿宇了。

好陰黝幽深的殿宇！

這樣這樣大的庭柱，

我們可給你們比下去了！

二

紫竹林門前一株白菓樹，

小門旁又上一株——

怕生客麼？却縮入牆裏去了。

院裏一方紫竹，

迎風顫着；

殿旁坐着幾箇僧人，

一聲不響的；

所有的只是寂靜了。

出門看見地下一堆黃葉，

扇兒似的一片片疊着。

可憐的葉兒，

夏天過了，

你們早就該下來了！

可愛的，

你們能伴我

伴我憂深的人麼？——



我檢起兩片

珍重地藏在袋裏。

三

韜光過了，

所有的都是寂靜了。

祇有我們倆走着；

微微的風吹着。

那邊——無數竿竹子

在風裏折腰舞着；

好一片碧波嶼！

這邊——紅的牆，綠的窗，

顛巍巍，瘦兢兢，挺挺地，高高地聳着的，

想是靈隱的殿字了；

只怕是畫的哩？

雲托着他罷？

遠遠山腰裏吹起一縷輕煙，

嫋嫋地往上升着；

升到無可再升了，

便裊裊婷婷地四散了

葱綠的松柏，

血一般的楓樹，

鵝黃的白果樹，

美麗嗎？

是自然的顏色罷。

葱綠的，她憂愁罷；

血一般的，她羞愧罷！



鵝黃的，她快樂罷？

我可不知；

她自己也說不出哩。

四

北高峯了，

寂靜的頂點了。

四圍都籠着煙霧，

迷迷糊糊的，

甚麼都只有些影子了。

祇有地裏長着的蔬菜，

肥嫩得可愛，

綠得要滴下來；

這裏藏着我們快樂的祕密哩！……

我們的事可完了，
滿足和希望也只剩些影子罷了！

五

我們到底下來了，

這回所見又不同了：

幾株又虬勁，又娥媚的老松

沿途迎着我們；

一株筆直，筆直，通紅，通紅的大楓樹，

立着像孩子們用的牛乳瓶的刷子；

他在刷着自然的乳瓶嗎？

落葉堆了滿路，

我們踏着；「喳喳噦噦」的聲音。

你們訴苦麼？

卻怨不得我們；

誰教你們落下來的？

看哪，飄着，飄着，

草上又落了一片了。

我的朋友趕着檢他起來，

說這是沒有到過地上的，

他要留着——

有誰知道這片葉的運命呢？

六

靈隱的泉聲亭影終於再見；

灰色的幕將太陽遮着，

我們只顧走着，遠了，遠了；

路旁小茶樹偷着開花——

白而嫩的小花——

只將些葉兒掩掩遮遮。

我的朋友忍心摘了他兩朵；

怕茶樹他要流淚罷？

唉！顧了我們，

便不顧得你了？

我將花簪在帽簷，

朋友將花拈在指尖；

暮色妬羨我們，

四面圍着我們——

越逼越近了，

我們便浮沈着在蒼茫裏。



湖上

綠醉了湖水，

柔透了波光；

擎着——擎着

從新月裏流來

一瓣小小的小船兒：

白衣的平和女神們

隨意地廝並着——

柔綠的水波只兢兢兢兢地將她們載了。

舷邊顫也顫的紅花，

是的，白汪汪映着的一枝小紅花呵。

一星火呢？



一滴血呢？

一點心兒罷？

她們柔弱的，但是喜悅的，

愛與平和的心兒？

她們開始讚美她；

唱起美妙的，

不容我們聽，只容我們想的歌來了。

白雲依依地停着；

雲雀癡癡地轉着；

水波輕輕地汨着；

歌聲只是嫋嫋娜娜着。

人們呢，

早被融化了在她們歌喉裏。

天風從雲端吹來，
拂着她們的美髮；
她們從容用手掠了。
於是——挽着臂兒，
並着頭兒，
點着足兒；
笑上她們的臉兒，
唱下她們的歌兒，
我們
被佔領了的，
滿心裏，滿眼裏，
企慕着在破船上，
她們給我們美嘗了，

她們給我們愛飲了；

我們全融化了在她們裏，

也在了綠水裏，

也在了柔波裏，

也在了小船裏，

和她們的新月的心裏。

毀滅

六月間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暢遊，教我覺得飄飄然如輕烟，如浮雲，絲毫立不定脚跟。常時頗以誘惑的糾纏爲苦，而亟亟求毀滅。情忠旣涌，心想留些痕跡。但人事忙忙，總難下筆。暑假回家，却寫了一節；但時日遷移，興致已不及從前好了。九月間到此，續寫成初稿；相隔更久，意態又差。直

到今日，才算寫定，自然是沒勁兒！所幸心境還不會大變，當日情懷，還能竭力追摹，不至很有出入；姑存此稿，以備自己的印證。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晚記。

躑躅在半路裏，

垂頭喪氣的，

是我，是我，

五光吧，

十色吧，

羅羅在咫尺之間；

這好看的呀！

那好聽的呀！

聞着的是濃濃的香，

嘗着的是膩膩的味；

況手所觸的。

身所依的，

都是滑澤的，

都是鬆軟的！

靡靡然！

怎奈何這靡靡然？——

被推着，

被挽着，

長只在俯俯仰仰間，

何會做得一分半分兒主？

在了夢裏，

在了病裏；

只差清醒白醒的時候！



白雲中有我，
天風的飄飄，
深淵裏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
不會印着淺淺的，隱隱約約的，我的足跡！
我流離轉徙，
我流離轉徙；
脚尖兒踏呀，
卻踏不上自己的國土！
在風塵裏老了，
在風塵裏衰了，
僅存的一箇懶懨懨的身子，

幾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滅的開場，

我思儘儘想：

「親親的，雖渺渺的，

我的故鄉——我的故鄉！

回去！回去！」

雖有茫茫的淡月，

籠着靜悄悄的湖面，

霧露濛濛的，

霧露濛濛的；

彷彿彷彿的羣山，

正安排着睡了。

螢火蟲在霧裏找不着路，



只一閃一閃地亂飛。

誰卻放荷花燈哩？

「哈哈哈哈哈」

「嚇嚇嚇」

夾着一縷低低的簫聲，

近處的青蛙也便響起來了。

是被搖蕩着，

是被牽惹着，

說已睡在「月姊姊的臂膊」裏了；

真的，誰能不飄飄然而去呢？

但月兒其實是寂寂的，

螢火蟲也不會和我親近，

歡笑更顯然是他們的了。

只有簫聲，

會引起幾番的惆悵；

但也是全不相干的，

簫聲只是簫聲罷了。

搖蕩是你的，

牽惹是你的，

他們各走各的道兒，

誰理睬你來？

橫豎做不成朋友，

纏纏綿綿有些什麼！

孤另另的，

冷清清的，

沒味兒，沒味兒！



還是掉轉頭，

走你自家的路。

回去！回去！

雖有雪樣的衣裙，

現已翩翩地散了，

彷彿清明日子燒剩的白的紙錢灰。

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雙眼，

含蓄過多少意思，蘊藏過多少話句的，

也乾涸了，

乾到像烈日下的沙漠。

漆黑的髮，

成了蓬蓬的秋草；

吹彈得破的面孔，

也只賸一張褐色的蠟型。

况花一般的笑是不見一痕兒，

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絲兒！

眼前是光光的了，

總只有光光的了。

撇開吧

還撇些什麼！

回去！回去！

雖有如雲的朋友，

互相誇耀着，

互相安慰着，

高談大笑裏

送了多少的時日；



而飲啖的豪邁，
游踪的密切，
豈不像繁茂的花枝，
赤熱的火燄哩！
這樣被說在許多口裏，
被知在許多心裏的，
誰還能相忘呢？
但一丟開手，
事情便不同了：
翻來是雲，
覆去是雨，
別過臉，
掉轉身，



認不得當年的你！——

原只是一時遣着興吧了，

誰當真將你放在心頭呢？

於是剩了些淡淡的名字——

莽莽蒼蒼裏，

便留下你獨個，

四圍都是空氣吧了，

四圍都是空氣吧了！

還是摸索着回去吧；

那裏倒許有自己的弟兄姊妹。

切切地盼望着你。

回去！回去！

雖有巧妙的玄言，

像天花的紛墜；

在我雙眼的前頭，

展示渺渺如輕紗的憧憬——

引着我飄呀，飄呀，

直到三十三天之上。

我擁在五色雲裏，

灰色的世間在我的脚下——

小了，更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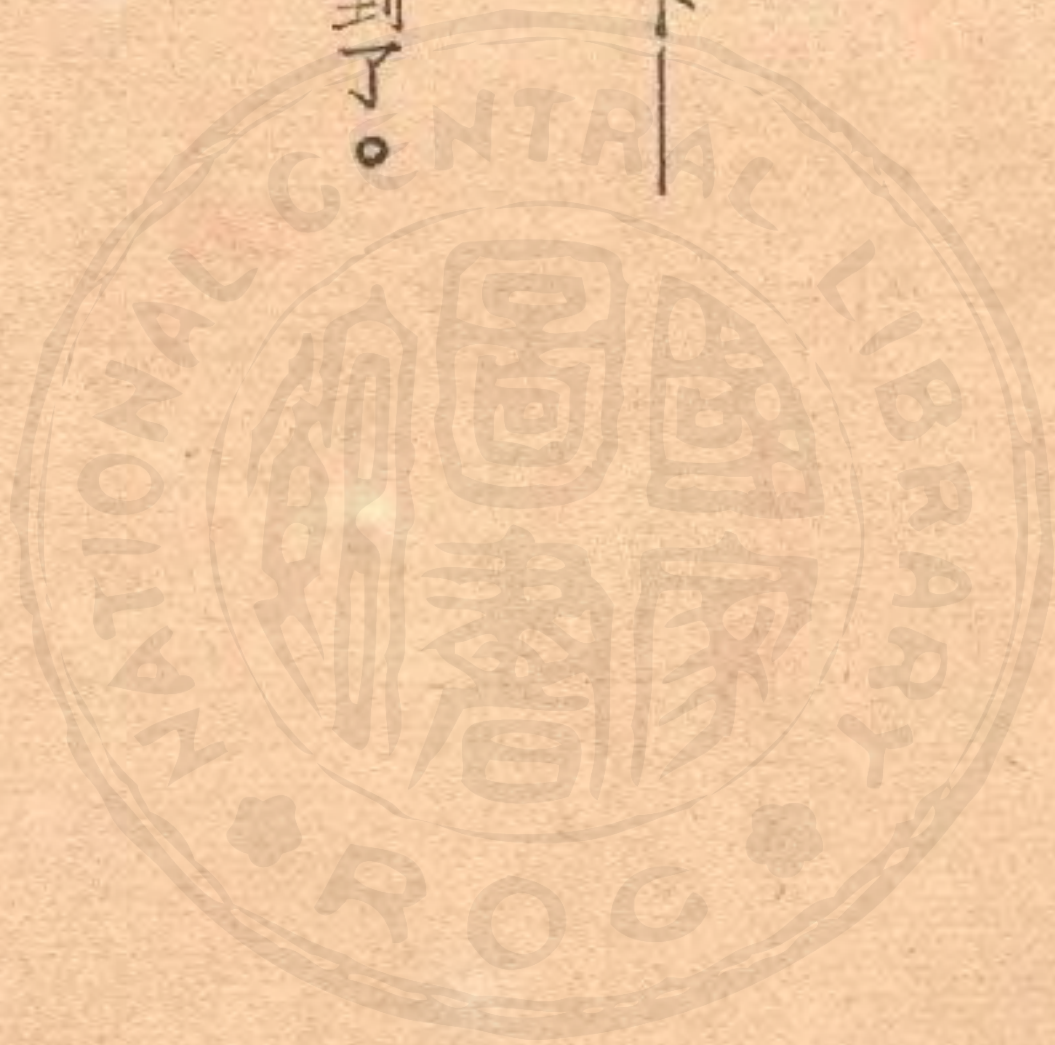
遠了，幾乎想也想不到了。

但是下界的罡風。

總歸呼呼地倒旋着，

吹入我絲絲的肌裏！

搖搖蕩蕩的我。



倘是跌下去呵，

將像洩着氣的輕氣球，

被人踐踏着頑兒，

祇餘嗤嗤的聲響！

况倒捲的罡風，

也將像三尖兩刃刀，

劈分我的肌裏呢？——

我將被肢解在五色雲裏；

甚至化一陣煙，

裊裊地散了。

我戰慄着，

「念天地之悠悠」……

回去！回去！



雖有餓着的肚子，

拘攣着的手，

亂蓬蓬秋草般長着的頭髮，

凹進的雙眼，

和輕輕的腳，

尤其靈弱的心；

都引着我下去，

直向底裏去，

教我抽煙，

教我喝酒，

教我看女人。

但我在迷迷戀戀裏，

雖然混過了多少時刻，



只不讓步的是我現在，

他不容你不理他！

況我也終于不能支持那迷戀人的，

祇覺肢體的衰頹，

心神的飄忽，

便在迷戀的中間，

也潛滋暗長着哩！

真不成人樣的我

就這般輕輕地速朽了麼？

不！不！

趁你未成殘廢的時候，

還可用你僅有的力量！

回去！回去！



雖有死彷彿像白衣的小姑娘，

提着燈籠在前面等我，

又彷彿像黑衣的力士，

擎着鐵鎚在後面逼我——

在我煩憂着就將降臨的敗家的凶慘，

和一年來骨肉間的仇視，

（互以血眼相看着）的時候；

在我爲兩肩上的人生的担子

壓到不能喘氣，

又眼見我的收穫

渺渺如遠處的雲煙的時候；

在我對着黑絨絨又白漠漠的將來，

不知取怎樣的道路，

卻儘徘徊於迷悟之糾紛的時候：

那時候她和他便隱隱顯現了，

像有些什麼，

又像沒有——

憑這樣的不可捉摸的神氣，

真儘夠教我向往了。

去，去，

去到她的，他的懷裏吧。

好了，她望我招手了，

他也望我點頭了。……

但是，但是，

她和他正都是生客，

教我有些放心不下；



他們的手飄浮在空氣裏，
也太渺茫了，

太難把握了，

教我怎好和他們相接呢？

況死之國又是異鄉，

知道牠什麼土宜啲！

只有在生之原上，

我是熟悉的；

我的故鄉在記憶裏的，

雖然有些模糊了，

但牠的輪廓我還是透熟的，——

哎呀！故鄉牠不正張着兩臂迎我嗎？

瓜果是熟的有味，



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

小姑娘呀，

黑衣的力士呀，

我甯願回我的故鄉，

我甯願回我的故鄉；

回去！回去！

歸來的我掙扎掙扎，

撥烟塵而見自己的國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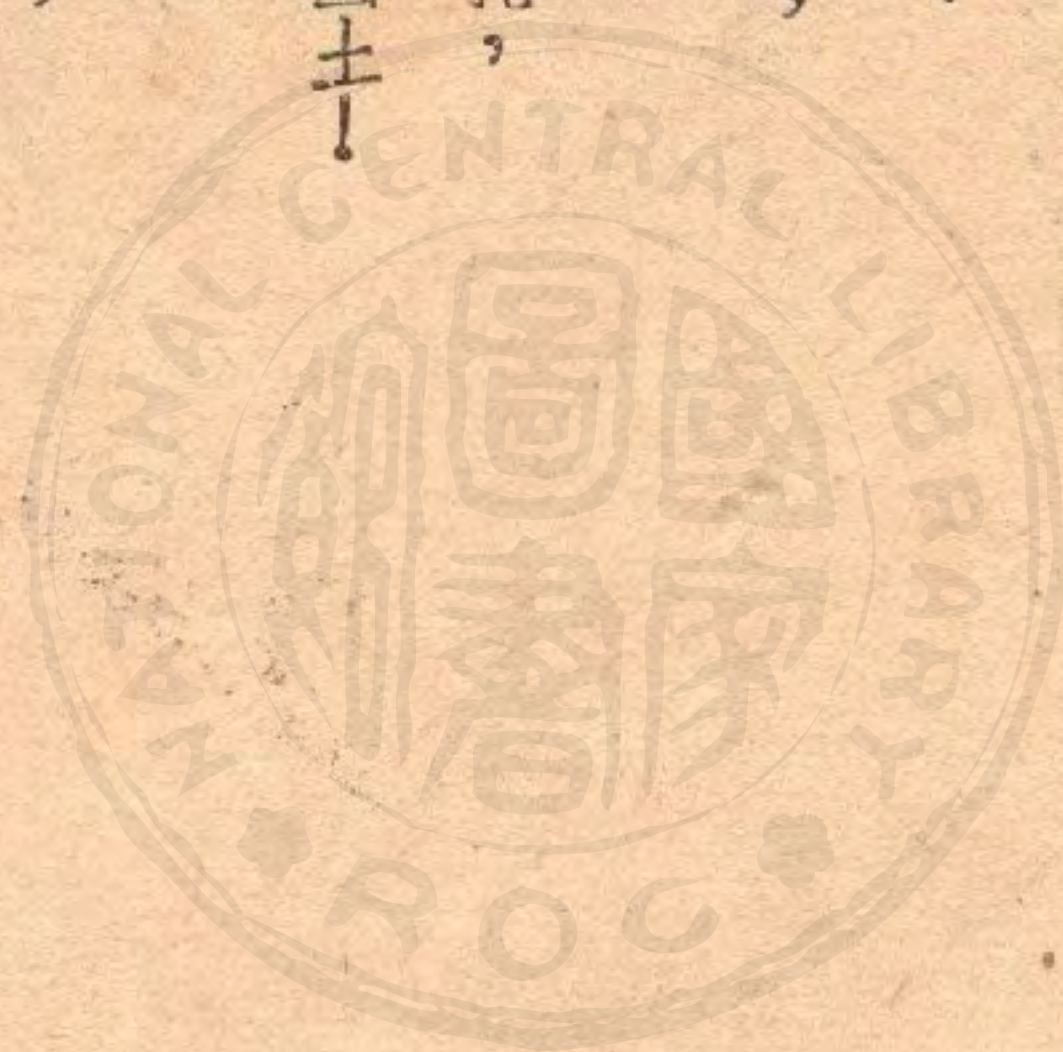
什麼影像都泯沒了，

什麼光芒都收斂了；

擺脫掉糾纏，

還原了一箇平平常常的我！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慎着我雙雙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雖然這些印跡是極微細的，
且必將磨滅的，
雖然這遲遲的行步
不稱那迢迢無盡的程途，
但現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箇箇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悅——
那些遠遠遠遠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會的了。

別耽擱吧，

走！走！走！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是有人偷了他們罷：那是誰？又藏在何處呢？是他們自己逃走了罷：現在又到了那裏呢？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在默默裏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溜去；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沒有聲音，也沒有影子。我不禁頭涔涔而淚潸潸了。

去的儘管去了，來的儘管來着；去來的中間，又怎樣地匆匆呢？早上我起來的時候，小屋裏射進兩三面斜斜的太陽。太陽他有腳啊，輕輕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於是——洗手的時候，日子從水盆裏過去；喫飯的時候，日子

從飯碗裏過去；默默時，便從凝然的雙眼前過去。我覺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時，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天黑時。我躺在牀上，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從我腳邊飛去了。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嘆息。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了。

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的我能做些什麼呢？祇有徘徊罷了，祇有匆匆罷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裏，除徘徊外，又賸些什麼呢？過去的日子如輕煙，被微風吹散了，如薄霧，被初陽蒸融了；我留着什麼痕跡呢？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呢？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罷？但不能平的，爲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

你聰明的，告訴我，我們的日子爲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10109759



中華民國
捌拾玖年
玖月卅拾日
上午
贈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朱自清創作選

版權所有

編者 梅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發行者 仿古書店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上海仿古書店最新出版現代名人創作叢書

魯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蘇綠漪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郁達夫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徐志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周作人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田漢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郭沫若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鄭振鐸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冰心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老舍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葉紹鈞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茅盾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張資平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張天翼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巴金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	葉靈鳳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丁玲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魯彥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沈從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周全平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王獨清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二角	陳福熙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廬隱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孫福熙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章衣萍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豐子愷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許欽文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朱自清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謝冰瑩創作選	少侯編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落華生創作選	筱梅編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國家圖書館



001708386



6
-8

籍